

資治通鑑

唐紀

自二百二十六
至二百二十七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838
冊數	180	(108)
函號	別 7	1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二十六

淺草文庫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大中大夫提舉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九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宋 後學 天台胡三省 音註

明 後學 長洲陳仁錫 評閱

唐紀四十二 起屠維協洽八月盡重光作噩五月

凡一年有奇始巳未八月終辛酉五

代宗睿文孝武皇帝下

大曆十四年八月甲辰以道州司馬楊炎為門下侍

郎大曆十二年楊懷州刺史喬琳為御史大夫並同

平章事考異曰崔祐甫與炎皆自門下遷中書是

下不知何時中書在上也憲宗以後門下在上中書在上方勵精求治吏翻不次用人卜相於崔

祐甫相息亮翻祐甫薦炎器業上亦素聞其名故自遷謫

中用之琳太原人性粗率喜詼諧粗讀曰麤喜許記翻無它長

與張涉善涉稱其才可大用上信涉言而用之聞者

無不駭愕吐從職入聲數所角代宗之世吐蕃數遣使求和

翻使疏吏而寇盜不息代宗悉留其使者前後八輩

有至老死不得歸者俘獲其人皆配江嶺使疏吏翻

江謂大江之南嶺謂五嶺之外上欲以德懷之乙巳以隨州司馬韋

倫為太常少卿使于吐蕃悉集其俘五百人各賜襲

衣而遣之少始照翻襲衣一襲協律郎沈既濟上

選舉議唐志協律郎掌和律呂辨四時之氣入風以

為選用之法三科而已曰德也曰才也勞也今選曹

皆不及焉選須絹翻下同考校之法皆在書判簿歷言詞俯

仰而已唐擇人之法有四曰身言書判身取其體貌

取其文理優長簿歷所以著其資夫安行徐言非德

也麗藻芳翰非才也累資積考非勞也執此以求天

下之士固未盡矣今人未土著夫音扶著不可本於

鄉閭鑒不獨明不可專於吏部臣謹詳酌古今謂五

通鑑卷三百二十一 代宗

以備聽下
用亦不推
試處

沈既濟

銓選

亦雜

品以上及羣司長官宜令宰臣進叙吏部兵部得參

議焉

長知兩翻

其六品以下或僚佐之屬許州府辟用其

牧守將帥

守手又翻將即亮翻帥所類翻

或選用非公則吏部兵部

得察而舉之罪其私冒不慎舉者小加譴黜大正刑

典責成授任誰敢不勉夫如是則賢者不獎而自進

不肖者不抑而自退衆才並進而官無不治矣今選

法皆擇才於吏部試能於州郡若才職不稱

稱尺證翻

紊

亂無任

紊文運翻任音壬

責於刺史則曰命官出於吏曹不

敢廢也責於侍郎則曰量書判資考而授之不保其

往也

量音良

責於令史則曰按由歷出入而行之不知

其它也黎庶徒弊誰任其咎若牧守自用則罪將焉

逃必州郡之濫獨換一刺史則革矣如吏部之濫雖

更其侍郎無益也

焉於虔翻更工衡翻

蓋人物浩浩不可得而

知法使之然非主司之過今諸道節度都團練觀察

租庸等使自判官副將以下皆使自擇縱其間或有

情故大舉其例十猶七全則辟吏之法已試於今但

未及於州縣耳利害之理較然可觀鄉令諸使僚佐

盡受於選曹則安能鎮方隅之重理財賦之殷乎既

濟吳人也

等使疏吏翻下諸使同將即亮翻令力丁翻選須緝翻

初衡州刺

史曹王臯有治行

治直吏翻行下孟翻衡州治衡陽縣屬湖南觀察

湖南觀

此下移死弊何足道

宗藩

曹王臯

通鑑卷二百二十六

唐紀四十一代宗

三

舉得人矣

察使辛京杲疾之大曆五年辛京杲為湖南觀察使陷以法貶潮州

刺史度嶺為貶時楊炎在道州知其直及入相復擢為衡

州刺史相息亮翻復扶又翻始臯之遭誣在治在治者謂獄吏治其事臯以四

服在念太妃老將驚而戚出則囚服就辯入則擁笏

垂魚唐高宗給五品以上隨身魚銀袋以防召命之詐三品以上金飾袋天授二年改佩魚為龜中

宗罷龜復給以魚郡王嗣王亦佩金魚袋即貶于潮即就也以遷入賀及是

然後跪謝告實臯明之玄孫也曹王明太宗之子朔方邠

寧節度使李懷光既代郭子儀邠府宿將史抗温儒

雅龐仙鶴張獻明李光逸功名素出懷光右皆怏怏

不服邠早旻翻龐部江翻怏於兩翻懷光發兵防秋屯長武城軍期

進退不時應令監軍翟文秀勸懷光奏令宿衛既離

營監工衙翻翟萇伯翻奏令力可翻離力智翻使人追捕誣以它罪且曰

黃蕢之敗黃蕢敗事見二百二卷九年蕢音倍職爾之由盡殺之

九月甲戌改淮西曰淮寧西川節度使同平章事

崔寧在蜀十餘年永泰元年崔旰入成都至是十四年矣恃地險兵彊

恣為淫侈朝廷患之而不能易至是入朝加司空兼

山陵使南詔王閣羅鳳卒子鳳迦異前死孫異牟尋

立朝直遙翻使疎吏翻卒子恤翻迦音加冬十月丁酉朔吐蕃與南詔

合兵十萬三道入寇一出茂州一出扶文吐從嗽入聲文州漢

陰平之地隋為曲水縣義寧三年分武都之曲水正西長松置文州扶州古鄧至地後周天和中置扶州

南詔合吐蕃

懷光擅殺

五將

上欲分節度之權而獨分子儀即如罷節度獨罷河中

舊本置龍涸防與陰平接界蓋一出黎雅黎州之地漢屬越巂

吐蕃出扶文南詔出黎雅也郡界隋置漢源縣武后大足元年置黎州黎州漢沉黎縣雅州漢嚴道縣境相接也考異曰建中實錄

裴相德宗實錄此月吐蕃三道入寇皆在梁益之境而來年四月乃云去冬吐蕃三道來侵一自靈武一

自山南一自蜀又云贊普謂韋倫曰今靈武之師聞命輟矣而山南已入扶文蜀師已趣灌口追且不及

與此自相違今不取曰吾欲取蜀以為東府崔寧在京師所留

諸將不能禦將即亮翻虜連陷州縣刺史弃城走士民竄

匿山谷上憂之趣寧歸鎮趣讀日促寧已辭楊炎言於上

曰蜀地富饒寧據有之朝廷失其外府十四年矣寧雖入朝全師尚守其後貢賦不入與無蜀同且寧本

與諸將等夷因亂得位威令不行今雖遣之必恐無

功若其有功則義不可奪是蜀地敗固失之勝亦不

得也願陛下熟察上曰然則柰何對曰請留寧發朱

泚所領范陽兵數千人雜禁兵往擊之何憂不克泚

後更授他帥將即亮翻更工衡翻帥所類翻使千里沃壤復為國有

是因小害而收大利也上曰善遂留寧初

馬璘忌涇原都知兵馬使李晟功名遣入宿衛為右

神策都將璘離珍翻使疏吏翻晟成正翻將即亮翻上發禁兵四千人使

晟將之發邠隴范陽兵五千邠隴邠寧隴右二鎮之兵也將即亮翻又音如

使金吾大將軍安邑曲環將之以救蜀史紹曰曲姓也

是

即崔寧本

處分未善

曲環

通鑑卷二百二十六 唐紀四十二 代宗

五

漢有代郡太守曲謙東川出兵自江油趨白垠江油漢魏為無人之地晉始置

平武縣隋改為江油縣帶龍州利州管下景谷縣西非有白垠鎮城垠必駕翻蜀人謂平川為垠與

山南兵合擊吐蕃南詔破之范陽兵追及於七盤吐

噉入聲七盤縣屬巴州武后久視元年置又破之遂克維茂二州李晟追

擊於大度河外大度河在雅州盧山縣寰宇記大度河自吐蕃界經雅州諸部落至黎州

東界流入通望界於黎州為南邊要害之地又破之吐蕃南詔飢寒隕於

崖谷死者八九萬人吐蕃悔怒殺誘導使之來者異

牟尋懼築苴咩城自瀘州南渡瀘水六百五十里至羊苴咩城舊史陽苴咩城南去大

和城十餘里東北至成都二千四百里去雲南城三

百里誘羊久翻咩莫者翻又徐婢翻史焯曰苴音酢又徐嗟切咩音養又彌嗟切薛能聞官軍破吉浪詩越嵩通遊客苴咩開聚蚊又西縣塗中野色生肥羊

吐蕃築

咩城

鄉儀鳩散茶梯航經杜宇蜂火微苴咩延袤十五里徙居之吐蕃封之

為日東王上用法嚴百官震悚以山陵近禁人屠

宰郭子儀之隸人潛殺羊載以入城隸人僕隸之屬右金吾

將軍裴諝奏之或謂諝曰郭公有社稷大功君獨不

為之地乎諝曰此乃吾所以為之地也郭公勲高望

重上新即位以為羣臣附之者眾德宗之猜忌裴諝其初政已窺見

之謂私吾故發其小過以明郭公威權不足畏也如

此上尊天子下安大臣不亦可乎已酉葬睿文孝

武皇帝于元陵元陵在京兆富平縣西北二十五里檀山廟號代宗將發

引上送之見輜輶車不當馳道稍指丁未之間引羊

輻音溫輳音涼 考異曰按車指丁未之間則行出道外矣蓋出門欲斜就道西不當道之中間行耳

問其故有司對曰陛下本命在午不敢衝也上哭曰今之求陰地以自福者可○猛

安有枉靈駕而謀身利乎命改轅直午而行肅宗代

宗皆喜陰陽鬼神喜許記切事無大小必謀之卜祝故王

嶼黎幹皆以左道得進上雅不之信與音余雅素也山陵但

取七月之期禮天子七月而葬事集而發不復擇日復扶又翻下謀

十一月丁丑以晉州刺史韓滉為蘇州刺史浙

江東西觀察使混呼廣翻使疏吏翻喬琳衰老耳聾聾五怪翻上

或時訪問應對失次所謀議復踈闕壬午以琳為工

部尚書罷政事上由是踈張涉喬琳涉所薦也尚辰羊翻楊炎

既留崔寧二人由是交惡炎託以北邊須大臣鎮撫

癸巳以京畿觀察使崔寧為單于鎮北大都護朔方

節度使鎮坊州單音蟬以荆南節度使張延賞為西川

節度使又以靈鹽節度都虞侯醴泉杜希全知靈鹽

州留後代州刺史張光晟知單于振武等城綏銀麟

勝州留後考異曰舊傳云王雄為振武今從實錄延州刺史李建徽知

鄜坊州留後時寧既出鎮不當更置留後炎欲奪

寧權且窺其所為令三人皆得自奏事仍諷之使伺

寧過失令力丁翻伺相吏翻考異曰舊傳初寧代

當出大夫不謀及宰相乃奏請以李衡于結等數人

為御史楊炎大怒其狀遂寢炎又數讒毀劉晏寧又

救解之因此大怒其年十月南蠻大至上遣寧遠鎮
炎懼怨已入蜀難制奏止之按寧為御史大夫在吐
蕃南蠻寇蜀
後舊傳恐誤
十二月乙卯立宣王誦為皇太子

舊制天下金帛皆貯於左藏太府四時上其數比部

覆其出入

唐制太府掌廩藏財貨出納比部掌句會
蜀注曰唐制天下財賦皆納於左藏太府

四時以數聞尚書此部覆校其出入貯
丁呂翻藏徂浪翻上時掌翻比音毘及第五琦為

度支鹽鐵使

琦音奇度徒洛
翻使疎吏翻

時京師多豪將求取無

節琦不能制

將即亮翻

乃奏盡貯於大盈內庫

百寶大盈
庫始於玄

出公藏

宗朝詳見二百二十八卷
德宗建中四年十月注

使宦官掌之天子亦以取

給為便故久不出由是以天下公賦為人君私藏有

司不復得窺其多少校其贏縮

藏徂浪翻復扶又翻
贏有餘也縮不足也

殆二十年宦官領其事者三百餘員皆蠶食其中蟠

結根據牢不可動楊炎頓首於上前曰財賦者國之

大本生民之命重輕安危靡不由之是以前世皆使

重臣掌其事猶或耗亂不集

耗當讀日耗
或讀如字

今獨使中

人出入盈虛大臣皆不得知政之蠹蔽莫甚於此請

出之以歸有司度宮中歲用幾何

度徒洛翻

量數奉入

良不敢有乏如此然後可以為政上即日下詔凡財

賦皆歸左藏一用舊式歲於數中擇精好者三五千

匹進入大盈

下退稼翻
作三五十萬匹

考異曰德宗實錄
今從建中實錄

炎以片

言移人主意議者稱之

丙寅晦日有食之

湖南

關播

賊帥王國良阻山為盜帥所類翻上遣都官負外郎關播

招撫之唐都官郎掌俘隸簿錄給衣糧醫藥而理其訴寃辭行上問以為政

之要對曰為政之本必求有道賢人與之為理上曰

朕比以下詔求賢比毘至翻近以當作已又遣使臣廣加搜訪

庶幾可以為理乎使踈吏翻幾居希翻對曰下詔所求及使者

所薦惟得文詞干進之士耳安有有道賢人肯隨牒

舉選乎上悅崔祐甫有疾上令肩輿入中書或休

假在假令力丁翻假古計翻大事令中使咨決

德宗神武孝文皇帝諱追代宗長子也謚法諫爭不威曰德言不以

威拒諫也執義揚善曰德言稱人之善也

建中元年春正月丁卯朔改元羣臣上尊號曰聖神

文武皇帝上時掌翻赦天下始用楊炎議命黜陟使與觀

察刺史約百姓丁產定等級改作兩稅法楊炎作兩稅法夏輸

無過六月秋輸無過十一月視大曆十四年墾田數為定比來新舊徵科色目一

切罷之比毘至翻比來猶云近來也二稅外輒率一錢者以枉法

論唐初賦歛之法曰租庸調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

庸有戶則有調玄宗之末版籍浸壞多非其實及至

德兵起所在賦歛迫趣取辦歛力贍翻調徒弟翻趣讀曰促無復常

準復扶又翻又音如字賦歛之司增數而莫相統攝統他綜翻俗從上聲

各隨意增科自立色目新故相仍不知紀極民富者

丁多率為官為僧以免課役而貧者丁多無所伏匿故上戶優而下戶勞吏因緣蠶食旬輸月送不勝困

弊勝音升率皆逃徙為浮戶其土著百無四五著音直畧翻至

是炎建議作兩稅法先計州縣每歲所應費用及上

供之數而賦於人量出以制入戶無主客以見居為

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州縣有主戶客戶天寶三

二十三以上成丁為行商者在所州縣稅三十之一

使與居者均無僥利言居行皆無僥幸之利也僥堅堯翻居人之稅秋

夏兩徵之其租庸調雜徭悉省皆總統於度支上用

其言因赦令行之初左僕射劉晏為吏部尚書楊

炎為侍郎不相悅射寅謝翻尚辰羊翻元載之死晏有力焉事見

上卷代宗大曆十三年載祖亥翻又如字及上即位晏久典利權眾頗疾

之多上言轉運使可罷多上時掌翻使疏吏翻又有風言晏嘗

密表勸代宗立獨孤妃為皇后者風言謂得於風揚

炎為宰相欲為元載報仇因為上流涕言晏與黎幹

劉忠翼同謀幹忠翼死於大曆十四年事見上卷為干偽翻相息亮翻臣為宰相

不能討罪當萬死崔祐甫言茲事曖昧陛下已曠然

大赦不當復究尋虛語曖音愛復扶又翻炎乃建言尚書省

國政之本比置諸使分奪其權尚辰羊翻比毘至翻今宜復舊

上從之甲子按是月無甲子恐是丙子否則戊子詔天下錢穀皆歸金

炎載所也

通鑑卷三十三 唐紀三十一 德宗

部倉部 唐志金部掌天下庫藏出納之數京市互市和市官市交易之事倉部掌天下庫儲出納

罷晏轉運租庸青苗鹽鐵等使 考異曰建中實錄

日初大曆中上居東宮貞懿皇后方為如有寵生韓王回帝又鍾愛故闈官劉清潭京兆尹黎幹與左右

嬖倖欲立貞懿為皇后且言韓王所居獲黃蛇以為符動搖儲宮而晏附其謀冀立殊効圖為宰輔時宰

臣元載獨保護上以為最長而賢且嘗有功義不當移王縉亦謂人曰晏黜者也今所圖無乃過黜乎後

其議漸定貞懿卒不立上憾之至是以晏大臣而附邪為姦不去將為亂託陳奏不實謫為忠州刺史沈

既濟楊炎所薦蓋附炎為說今從舊傳 二月丙申朔命黜陟使十一

人分巡天下 黜陟使始置於太宗貞觀八年 先是魏博節度使田悅

事朝廷猶恭順 先悉薦翻使疏 河北黜陟使洪經綸

考異曰建中實錄黜陟使十一人而無名德宗實錄有十人名而無河北道及經綸名蓋脫誤也 不

曉時務聞悅軍七萬人符下罷其四萬令還農 下還

令力 悅陽順命如符罷之既而集應罷者激怒之曰

汝曹久在軍中有父母妻子今一旦為黜陟使所罷

將何資以自衣食乎眾大哭悅乃出家財以賜之使

各還部伍於是軍士皆德悅而怨朝廷 為田悅連諸鎮之兵以拒

命張 崔祐甫以疾多不視事楊炎獨任大政專以

復恩讐為事奏用元載遺策城原州 任音壬載祖亥

載策見二百二十四 又欲發兩京關內丁夫浚豐州

陵陽渠以興屯田 陵陽渠在豐州九原縣 上遣中使詣涇原節

度使段秀實訪以利害秀實以為今邊備尚虛未宜

知人任人

二策未嘗不是

卷代宗大曆八年

通鑑卷三百二十一

唐紀四十一

德宗

七

家何地

金錢置國

仇將上私

幸相私恩

變

沈既濟不終

倉廩之事

和稅祿根

唐志金部掌天下庫藏出納之數京市互市和市官市交易之事倉部掌天下庫儲出納

建中實錄

日初大曆中上居東宮貞懿皇后方為如有寵生韓王回帝又鍾愛故闈官劉清潭京兆尹黎幹與左右

嬖倖欲立貞懿為皇后且言韓王所居獲黃蛇以為符動搖儲宮而晏附其謀冀立殊効圖為宰輔時宰

臣元載獨保護上以為最長而賢且嘗有功義不當移王縉亦謂人曰晏黜者也今所圖無乃過黜乎後

其議漸定貞懿卒不立上憾之至是以晏大臣而附邪為姦不去將為亂託陳奏不實謫為忠州刺史沈

既濟楊炎所薦蓋附炎為說今從舊傳 二月丙申朔命黜陟使十一

人分巡天下 黜陟使始置於太宗貞觀八年 先是魏博節度使田悅

事朝廷猶恭順 先悉薦翻使疏 河北黜陟使洪經綸

考異曰建中實錄黜陟使十一人而無名德宗實錄有十人名而無河北道及經綸名蓋脫誤也 不

城原州屯田是該做題目但此時非所急耳

秀實之訪問嚴郢之抗疏炎雖專相上自有以制之

州悅以家財逢軍之喜炎以樂城逢軍之怒

用懷光而投五將何利乎

○興事以召寇炎怒以為沮已徵秀實為司農卿使疏

沮在丁未邠寧節度使李懷光兼四鎮北庭行營涇

原節度使使移軍原州以四鎮北庭留後劉文喜為

別駕為劉文喜以涇州拒命張本京兆尹嚴郢奏按朔方五城舊

屯沃饒之地自喪亂以來郢以井翻人功不及因致

荒廢十不耕一若力可墾闢不俟浚渠今發兩京關

輔人於豐州浚渠營田計所得不補所費而關輔之

人不免流散是虛畿甸而無益軍儲也疏奏不報疏

據翻既而陵陽渠竟不成弃之上川楊炎之言託以

奏事不實已西貶劉晏為忠州刺史舊志忠州京師南二千一百二

癸丑以澤潞留後李抱真為節度使為李抱真以澤

潞為國藩翰張本楊炎欲城原州以復秦原秦原謂秦州原州命

李懷光居前督作朱泚崔寧各將萬人翼其後泚且禮翻

又音此將即亮詔下涇州為城具下遐嫁翻為涇之

將士怒曰吾屬為國家西門之屏十餘年矣將即亮

郢翻始居邠州甫營耕桑有地著之安徙屯涇州邠

曼翻著直畧翻徙涇州見披荆榛立軍府坐席未暖

又投之塞外先奔原州不守吾屬何罪而至此乎李

懷光始為邠寧帥即誅溫儒雅等事見上大曆十四

軍令嚴峻及兼涇原諸將皆懼曰彼五將何罪而為

德宗

通鑑卷三百三十一 唐紀四十一
戮五將即史抗溫儒雅龐仙鶴今又來此吾屬能無

憂乎劉文喜因眾心不安據涇州不受詔上疏復求

段秀實為帥不則朱泚上時掌翻疏所據翻復扶又

字泚且禮癸亥以朱泚兼四鎮北庭行營涇原節度

使代懷光使疎三月翰林學士左散騎常侍張涉

受前湖南觀察使辛京杲金事覺上怒欲寘于法李

忠臣以檢校司空同平章事奉朝請散悉直翻騎奇

李忠臣受言於上曰陛下貴為天子而先生以乏財犯法

以臣愚觀之非先生之過也張涉先侍讀東宮故上

意解辛未放涉歸田里辛京杲以私忿杖殺部曲有

司奏京杲罪當死上將從之李忠臣曰京杲當死久

矣上問其故忠臣曰京杲諸父兄弟皆戰死獨京杲

至今尚存臣故以為當死久矣上憫然左遷京杲諸

王傳忠臣乘機救人多此類非受賄不楊炎罷度支轉運使

度徒命金部倉部代之既而省職久廢謂尚書省諸

久耳目不相接莫能振舉天下錢穀無所總領癸巳

復以諫議大夫韓洄為戶部侍郎判度支以金部郎

中萬年杜佑權江淮水陸轉運使皆如舊制復扶又

字諸杜居城南時號城南草劉文喜又不受詔欲

自邀旌節夏四月乙未朔據涇州叛遣其子質于吐

通鑑卷三百三十一 唐紀四十一 德宗

蕃以求援質音致上命朱泚李懷光討之泚且禮翻又音此文

命神策軍使張巨濟將禁兵二千助之使疏吏翻將即亮翻又音

如吐蕃始聞韋倫歸其俘吐從嗽入聲帝初即位欲以德懷吐蕃遣倫歸

代宗朝所獲之俘不之信及俘入境各還部落稱新天子出

宮人放禽獸英威聖德洽於中國吐蕃大悅除道迎

倫贊普即發使隨倫入貢且致賻贈至代宗之賻贈也賻音附癸

卯至京師上禮接之既而蜀將上言吐蕃豺狼所獲

俘不可歸將上上即亮翻下時掌翻上曰戎狄犯塞則擊之服則

歸之擊以示威歸以示信威信不立何以懷遠悉命

歸之又悉歸劔南所獲之俘也考異曰建中實錄曰及境境上守卑者焚樓櫓弃城壁而去初吐

蕃既得河湟之地土宇日廣守兵勞弊以國家始因用胡為邊將而致禍故得河隴之士約五十萬人以

為非族類也無賢愚莫敢任者悉以為奴僕故其人苦之及見倫歸國皆毛裘蓬首窺覷牆隙或槌心隕

泣或東向拜舞及密通章疏言蕃之虛實望王師之至若歲焉君子曰借乎人心之可乘也若逾代之後

斯人既沒後生安於所習難乎哉此恐沈既濟之溢美且欲附揚矣復河隴之說耳今不取代

宗之世每元日冬至端午生日州府於常賦之外競

為貢獻貢獻多者則悅之武將姦吏緣此侵漁下民

自代宗迄于五代正至端午降誕州府皆自代宗迄于五代正至端午降誕州府皆自代宗迄于五代正至端午降誕州府

皆自代宗迄于五代正至端午降誕州府皆自代宗迄于五代正至端午降誕州府癸丑上生日

各獻縑三萬匹縑并絲上悉歸之度支以代租賦徒

五月戊辰以韋倫為太常卿乙酉復遣倫使吐

通鑑卷二百一十一 唐紀四十一 德宗

是

文喜應討
但朱泚非
其人耳然
海密之謀
一燭而文
喜已傳首
矣

蕃復扶倫請上自為載書載書盟誓之書與吐蕃盟楊炎以

為非敵請與郭子儀輩為載書以聞令上畫可而已

從之丁翻朱泚等圍劉文喜於涇州此且禮翻杜

其出入而閉壁不與戰久之不拔天方旱徵發餽運

內外騷然朝臣上書請赦文喜以蘇疲人者不可勝

紀朝直遙翻上時上皆不聽曰微孽不除何以今天

下。文喜使其將劉海賓入奏薛魚列翻海賓言於上

曰臣乃陛下藩邸部曲帝初以雍王為天下兵馬元帥討史朝義凡在行營皆部

也。豈肯附叛臣必為陛下梟其首以獻為于偽翻但

文喜今所求者節而已願陛下姑與之文喜必怠則

臣計得施矣上曰名器不可假人孔子之言爾能立效固

善我節不可得也。使海賓歸以告文喜而攻之如初

減御膳以給軍士城中將士當受春服者賜予如故

日與予讀於是眾知上意不可移時吐蕃方睦於唐不為

發兵偽于城中勢窮庚寅海賓與諸將共殺文喜傳

首考異曰邠志曰詔李懷光朱泚并軍誅之師圍涇

二將議退軍以避之都遊奕使韓遊瓌爭之曰西戎

若來涇眾必變義不為文喜沒身於成虜秋七月西

蕃遊騎登高摩涇人果曰始吾為文喜求節度

耳。王師致討則歸之安能亦土塗面為異方之人

乎。劉海賓因之殺文喜以眾降泚。此無所戮。涇人德

之萌泚之亂亦自此始。按是時吐蕃通好無入援文

喜事。又此月涇州平而邠志云七月而原州竟不果城

自上即位李正己內不自安遣參佐入奏事會涇州

捷奏至上使觀文喜之首而歸正己益懼 六月甲

午朔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崔祐甫薨肱翻 術士桑

道茂上言陛下不出數年暫有離宮之厄上時掌翻

臣望奉天有天子氣宜高大其城以備非常辛丑命

京兆發丁夫數千雜六軍之士築奉天城考異曰

茂待詔翰林建中初神策修奉天城道茂請高其垣

墻大為制度德宗不之省及朱泚之亂帝倉猝出幸

至奉天方思道茂之言時道茂已卒命 初回紇風

祭之今從實錄又及袁光庭幸奉天傳 俗朴厚君臣之等不甚異故眾志專一勁健無敵紇

沒 及有功於唐謂平安 唐賜遺甚厚遺于 登里可汗

始自尊大築宮殿以居婦人有粉黛文繡之飾中國

為之虛耗可從刊入聲汗 而虜俗亦壞及代宗崩上

遣中使梁文秀往告哀登里驕不為禮九姓胡附回

紇者說登里以中國富饒今乘喪伐之可有大利使

吏翻說式芮翻 考異曰既云乘喪人 登里從之欲

舉國入寇其相頓莫賀達干登里之從父兄也相息

從才 諫曰唐大國也無負於我吾前年侵太原獲羊

馬數萬可謂大捷事見上卷代宗 而道遠糧乏比歸

士卒多徒行者比必利翻及也 道遠糧乏今舉國深

入萬一不捷將安歸乎登里不聽頓莫賀乘人心之

頓莫賀

通鑑卷三十三 唐紀四十五 德宗

不欲南寇也舉兵擊殺之并九姓胡二千人自立為

合骨咄祿毗伽可汗遣其臣聿達于與梁文秀俱入

見咄當沒翻伽求迦翻可從願為藩臣垂髮不翦以

待詔命乙卯命京兆少尹臨漳源休冊頓莫賀為武

義成功可汗少始沼翻臨漳縣屬相州本鄴縣地東

魏孝靜帝分鄴縣于鄴城中置臨漳縣

考異曰舊傳曰休妻即吏部侍郎王翊女也因小

忿而離妻族上訴下御史臺驗理休遲留不荅款狀

除名配流漆州久之移岳州建中初楊炎執政以京

兆尹嚴郢威名稍著心欲傾之郢即王翊甥也休

與王氏離絕之時炎風聞休郢有隙遂擢休自流人

為京兆少尹俾令伺郢過失休既在職久與郢親善

炎怒之奏令以本官兼御史中丞奉使回紇按休奉

使時回紇方恭順張光晟未殺董突炎安知回紇欲

殺休而遣秋七月丙寅邵州賊帥王國良降帥所

類翻江翻國良本湖南牙將觀察使辛京杲使戍武岡將

亮翻使疎吏翻武岡縣漢零陵郡都梁縣之地晉分

都梁置武岡縣今岡東五十里有漢都梁故城是也

後漢武陵蠻為漢所伐來保此岡故謂之武岡郡國

志云武岡接武陵因以得名隋廢武德四年分邵陽

復置武岡縣屬邵州新志曰本武攸縣以扞西原蠻

京杲貪暴國良家富京杲以死罪加之國良懼據縣

叛與西原蠻合聚眾千人侵掠州縣瀕湖千里咸被

其害被皮詔荆黔洪桂諸道合兵討之荆南節度使

義翻及曹王臯為湖南觀察使曰驅疲疇誅反仄非策之

得者也乃遣國良書遺于言將軍非敢為逆欲救死

季翻

連年不能克

通鑑卷三百二十一

唐紀二十一

德宗

三

耳我與將軍俱為辛京杲所構。曹王臯事見上大曆十四年我已

蒙聖朝湔洗何心復加兵刃於將軍乎。朝直遙翻復

字如將軍遇我不速降後悔無及國良且喜且懼遣使

乞降猶疑未決臯乃假為使者從一騎越五百里抵

國良辟鞭其門大呼曰我曹王也。使疏吏翻騎奇寄翻呼火故翻來

受降舉軍大驚國良趨出迎拜請罪臯執其手約為

兄弟盡焚攻守之具散其眾使還農詔赦國良罪賜

名惟新。按新書南蠻傳西原蠻居廣容之南邕桂之西地數千里種落甚眾乾元以來累為叛亂

與夷獠梁崇奉覃問西原酋長吳功曹合兵內寇陷道州進攻永州陷邵州辛京杲遣王國良戍武岡國

良亦叛建中初城潁州以斷西原國良乃降降戶江翻辛巳遙尊上母沈氏

為皇太后。沈氏以開元未選入代宗宮安祿山之亂得拘之東都宮中掖庭代宗克東都入宮得沈氏荆

留之東都宮中史思明再陷東都遂失所在。

南節度使庾準希楊炎指奏忠州刺史劉晏與朱泚

書求營救辭多怨望又奏召補州兵欲拒朝命。忠州

總屬也故庾準得以誣奏劉晏使疏炎證成之上密

遣中使就忠州縊殺之。縊于賜翻已丑乃下詔賜死

天下冤之初安史之亂數年間天下戶口什亡八九

州縣多為藩鎮所據貢賦不入朝廷府庫耗竭中國

多故戎狄每歲犯邊所在宿重兵仰給縣官。朝直遙

翻所費不貲皆倚辦于晏晏初為轉運使獨領陝東

通鑑卷三百六十一 唐紀四十一 德宗 大

定變

如郭如豎
如曹王皆
大生偉人
可以降降

如亂情哉

振叙州

失刑

此人豈可
罷

諸道寶應元年劉晏充度支轉運等使代宗廣德二年始以晏為河南江淮以來轉運使乃疏浚汴

水以開漕運之利陝失冉翻陝西皆度支領之末年兼領未幾而

罷度徒洛翻大曆十四年晏兼判度支建中元年罷幾居豈翻晏有精力多機智

變通有無曲盡其妙常以厚直募善走者置遞相望

覘報四方物價規丑廉翻雖遠方不數日皆達使司使謂轉

運使司食貨輕重之權悉制在掌握國家獲利而天下

無甚貴甚賤之憂常以為辦集眾務在於得人故必

擇通敏精悍廉勤之士而用之至於旬檢簿書悍候

輕出一言常言士陷賊則淪弃於時名重於利故

士多清修吏雖潔廉終無顯榮利重于名故吏多貪

汚然惟晏能行之他人效者終莫能逮其屬官雖居

數千里外奉教令如在目前起居語言無敢欺給待給

當時權貴或以親故屬之者屬之欲翻晏亦應之使俸

給多少遷次緩速皆如其志然無得親職事其場院

要劇之官俸扶用翻少始紹翻場謂交場船場院謂巡院必盡一時之選故

晏沒之後掌財賦有聲者多晏之故吏也晏又以為

戶口滋多則賦稅自廣故其理財以愛民為先諸道

各置知院官知院官掌道巡院者也每旬月具州縣雨雪豐歉

之狀白使司豐則貴糴歉則賤糶或以穀易雜貨供

賑荒

通鑑卷二百三十一 唐紀四十一 德宗 七

士與吏並
貪風斯下
矣

官用及於豐處賣之。知院官始見不稔之端，先申至

某月，須如干蠲免。某月，須如干救助。使疏吏翻如干，猶言若干也。程

大昌曰：若干者，設數之言也。干猶箇也。若箇猶言幾何枚也。又設干者，十干自甲至癸也。亦以數言也。

及期，晏不俟州縣申請，即奏行之。應民之急，未嘗失

時，不待其困弊流亡，餓殍然後賑之也。由是民得安

其居業，戶口蕃息。舜后表翻賑津，晏始為轉運使時

天下見戶不過二百萬。見賢其季年乃三百餘萬，在

晏所統則增，非晏所統則不增也。其初財賦歲入不

過四百萬緡，季年乃千餘萬緡。晏專用榷鹽法充軍

國之用，時自許汝鄭鄧之西，皆食河東池鹽度支主

之汴滑唐蔡之東。統他統翻俗音如字，緡眉巾翻推

蔡州避上名也。皆食海鹽。晏主之，晏以為官多則民擾，故但

于出鹽之鄉，置鹽官收鹽，戶所煮之鹽，轉鬻於商人。

任其所之，自餘州縣不復置官。復扶又翻其江嶺閒

去鹽鄉遠者，轉官鹽於彼貯之，或商絕鹽貴，則減價

鬻之，謂之常平鹽。後又榷茶，遂置常平官獲其利而

民不乏鹽，其始江淮鹽利不過四十萬緡，季年乃六

百餘萬緡，由是國用充足而民不困弊。其河東鹽利

不過八十萬緡，而價復貴於海鹽。先是運關東穀入

長安者，先悉以河流湍悍，率一斛得八斗，至者則為

通鑑卷三百一十一 唐紀四十一 德宗

榷鹽

常平茶鹽

轉輸

成勞受優賞晏以為江汴河渭水力不同各隨便宜

造運船教漕卒江船達揚州汴船達河陰悍下罕翻

汴皮變翻江船達揚州入淮汴船自清口達河陰開

元二十二年分汴水武涉滎澤置河陰縣屬河南府

有河陰倉河船達渭口渭口達太倉渭口謂渭水其間緣

水置倉轉相受給自是每歲運穀或至百餘萬斛無

斗升沈覆者沈持船十艘為一綱使軍將領之艘蘇

將即十運無失授優勞官其人數運之後無不斑白

者晏於楊子置十場造船每艘給錢千緡艘蘇遭翻

或言所用實不及半虛費太多晏曰不然論大計者

固不可惜小費凡事必為永久之慮今始置船場執

事者至多當先使之私用無窘則官物堅牢矣若遽

與之屑屑校計錙銖窘巨價翻八銖安能久行乎異

日必有患吾所給多而減之者減半以下猶可也過

此則不能運矣其後五十年有司果減其半及咸通

中有司計費以給之無復羨餘復扶又翻又音如字

船益脆薄易壞易以漕運遂廢矣宋白曰武德永徽

鼎褚朗皆言漕運未能通濟後監察御史王師順請

運晉絳之粟于河渭之間始置渭橋倉開元初李傑

為水運使始大興漕事十八年裴耀卿以言漕運拜

江淮轉運使以崔希逸蕭昊為副轉運鹽鐵有副使

自此始肅宗初第五琦以錢穀見始置江淮租庸使

乾元初加鹽鐵使始大鹽鐵法就山海井竈收權其

鹽立監院官吏至劉晏為人勤力事無閑劇必于一

深計大度
可將可相

通鑑卷三百三十一 唐紀四十一 德宗

激變

日中決之不使留宿後來言財利者皆莫能及之

八月甲午振武留後張光晟殺回紇使者董突等九

百餘人董突者武義可汗之叔父也晟成正翻紇下

可從刊入代宗之世九姓胡常冒回紇之名雜居京

師殖貨縱暴與回紇共為公私之患上即位命董突

盡帥其徒歸國輜重甚盛帥讀曰率輜莊至振武留

數月厚求資給日食肉千斤它物稱是稱天縱樵牧

者暴踐果稼振武人苦之光晟欲殺回紇取其輜重

而畏其眾疆未敢發九姓胡聞其種族為新可汗所

誅多道亡踐息茂代翻董突防之甚急九姓胡不得亡

又不敢歸乃密獻策於光晟請殺回紇光晟喜其黨

自離許之上以陝州之辱事見二百二十二卷心恨

回紇光晟知上旨乃奏稱回紇本種非多紇下沒翻

種章所輔以疆者羣胡耳今聞其自相魚肉頓莫賀

新立移地健有孽子登里可汗及國相梅錄各擁兵

數千人相攻國相息亮翻宋白曰梅錄回鶻將軍號

貢國未定彼無財則不能使其眾陛下不乘此際除

之乃歸其人與之財正所謂借寇兵齎盜糧者也李引

斯諫秦王請殺之三奏上不許光晟乃使副將過其

館門故不為禮董突怒執而鞭之數十光晟勒兵掩

乘亂

光晟不終

擊并羣胡盡殺之聚為京觀獨留一胡使歸國為證

曰回紇鞭辱大將且謀襲據振武故先事誅之將即亮翻

觀古玩翻上徵光晟為右金吾將軍遣中使王嘉祥

往致信幣回紇請得專殺者以復讐上為之貶光晟

為睦王傅以慰其意睦王述上弟也為于偽翻加盧龍隴右涇

原節度使朱泚兼中書令盧龍隴右節度如故使疏

以舒王謨為四鎮北庭行軍涇原節度大使行軍當

以涇州牙前兵馬使河中姚令言為留後為後姚令

兵作亂張本考異曰舊傳孟暉尋歸朝遂拜令言

為四鎮北庭行營涇原節度使按實錄建中三年八月

留後也按姚令言傳建中元年孟暉為涇原節度

留後自以文吏進身不樂軍旅頻表謨邈之子也邈

薦令言謹肅堪任將帥暉尋歸朝宗子大曆八年薨早孤上子之癸丑詔贈太后父祖兄弟第恐當作策

官及自餘宗族男女拜官封邑者告第告身第恐當作策

凡百二十有七通中使以馬負而賜之九月壬午將

作奏宣政殿廊壞十月魁岡未可修陰陽家拘忌有

岡之月及所繫之地忌修造史炤曰魁岡者非斗魁

星之氣十月在戌為魁岡宋白曰陰陽氏書謂是歲

孟冬為魁岡不利修作上曰但不妨公害人則吉矣安問時日

即命修之大曆以前賦歛出納俸給皆無法長吏

得專之重以元王秉政貨賂公行斂力贍翻長知兩

謂元載王縉也天下不按賊吏者殆二十年實錄云三十年

憲

通鑑卷之三百三十三 德宗 三

治賊吏

真箇

蓋字之 惟江西觀察使路嗣恭按虔州刺史源敷翰

流之上以宣歙觀察使薛邕文雅舊臣徵為左丞邕

去宣州盜隱官物以巨萬計殿中侍御史員寓發之

時以宣歙二州依山而扼江湖之要分置觀察使使使疎吏翻嗣祥吏翻歙首攝員音運姓也冬十

月巳亥貶連山尉連山縣屬連州晉武帝分桂陽立

為連山縣避太子廣諱也於是州縣始畏朝典不敢放縱上初即

位疎斥宦官親任朝士而張涉以儒學入侍薛邕以

文雅登朝朝直遙翻繼以賊敗宦官武將得以藉口曰南

牙文臣賊動至巨萬而謂我曹濁亂天下豈非欺罔

邪將即亮翻邪音邪於是上心始疑不知所倚仗矣 中書

舍人高參請分遣諸沈訪求太后庚寅以睦王述為

奉迎使工部尚書喬琳副之又命諸沈四人為判官

與中使分行諸道求之尚辰羊翻行下孟翻又音如字十一月初

令待制官外更引朝集使二人訪以時政得失遠人

疾苦令力丁翻朝直遙翻使疏吏翻先是公主下嫁者舅姑拜之

婦不答先悉薦翻上命禮官定公主拜見舅姑及壻之諸

父兄姊之儀舅姑坐受於中堂兄姊立受于東序如

家人禮有縣主將嫁擇用丁丑是日上之從父妹卒

姊將兇翻從才用翻命罷之有司奏供張已備供居用翻張知亮翻且殤

服不足廢事殤音傷說文未成人而死者為長殤十五至十二死九至十六死者為長殤十五至十二死

公主下嫁禮

通鑑卷三十三 唐紀四十一 德宗

者為中殤十一至八歲死者為下殤 上曰爾愛其費我愛其禮卒罷之

卒子 恤翻 至德以來國家多事公主郡縣主多不以時嫁

有華髮者雖居禁中或十年不見天子上始引見諸

宗女 髮中白者曰華見賢遍翻 尊者致敬卑者存慰悉命嫁之所

齋小大之物必經心目已卯庚辰二日嫁岳陽等凡

十一縣主 齊則今翻 吐蕃見韋倫再至益喜 是年五月

吐蕃吐從 十二月辛卯朔倫還吐蕃遣其相論欽明

思等入貢 還從宣翻又音 是歲冊太子母王氏為

淑妃 天下稅戶三百八萬五千七十六籍兵七十

六萬八千餘人 籍兵兵之 稅錢一千八十九萬八千

餘緡穀二百一十五萬七千餘斛 緡眉

二年春正月戊辰成德節度使李寶臣薨 恒冀成德

日建中實錄云二月丁巳寶臣卒疑奏到之日也今

從德宗實錄谷况燕南記曰忠志末年准納妖妄之

人兼陰陽術數諂媚苟且之輩爭獻圖讖稱有尊位

詐作朱草靈芝鑿石上作名字又于後堂院結壇場

清齋菜食置金杯玉斝銀盤云甘靈神酒自至其內

又言天符下降忠志自謂命符上天將吏罔有諫者

使行文牒布告州縣云靈芝朱草王者之瑞輒生壇

上香滿院中靈石呈祥天符飛應甘露如蜜神酒盈

杯匪我所求不期自至各牒管內郡縣宜令知委同

為喜慶也既而日為妖妄者更相矯云不日當有天

神下降持金箱玉印而至然後即大位為天所授也

錄宗女

音三日而卒舊傳亦以為然按方士妖妄必為一府

所疾所憑恃者寶臣一人耳若醜殺寶臣身在府中
逃無所之安能免死乎計方士雖愚必不為此蓋時
人見寶臣曾飲其湯遇疾而死以寶臣欲以軍府傳
為方士所醜谷况承而書之耳

其子行軍司馬惟岳以其年少闇弱少詩照翻豫誅諸將

之難制者將即亮翻深州刺史張獻誠等至有十餘人同

日死者寶臣召易州刺史張孝忠孝忠不往使其弟

孝節召之孝忠使孝節謂寶臣曰諸將何罪連頸受

戮孝忠懼死不敢往亦不敢叛正如公不入朝之意

耳朝直逢翻孝節泣曰如此孝節必死孝忠曰往則併命

我在此必不敢殺汝遂歸寶臣亦不之罪也兵馬使

王武俊位卑而有勇故寶臣特親愛之以女妻其子

士真使疏吏翻妻七細翻士真復厚結其左右故孝忠武俊獨

全史言人不可妄殺且為孝忠武俊歸國張本復扶又翻及薨孔目官胡震家

僮王它奴勸惟岳匿喪二十餘日詐為寶臣表求令

惟岳繼襲上不許丁力翻遣給事中汲人班宏往問寶

臣疾且諭之惟岳厚賂宏宏不受還報惟岳乃發喪

自為留後使將佐共奏求旌節上不許汲縣屬衛州還從宣

初寶臣與李正己田承嗣梁崇義相結

事見上卷代宗大曆期以土地傳之子孫故承嗣之

死見上卷大曆十四年寶臣力為之請于朝為于偽翻下屢使

以節授田悅代宗從之悅初襲位事朝廷禮甚恭河

張孝忠孝節

班宏不受

東節度使馬燧表其必反請先為備至是悅屢為惟

岳請繼襲上欲革前弊不許或諫曰惟岳已據父業

不因而命之必為亂上曰賊本無資以為亂皆藉我

土地假我位號以聚其眾耳曷日因其所欲而命之

多矣而亂日益滋是爵命不足以已亂而適足以長

亂也德宗銳于削平藩鎮而發是言誠中肅代之病

而終不能已亂亦以召亂所行者未能副其言

也長知然則惟岳必為亂命與不命等耳竟不許悅

乃與李正己各遣使詣惟岳潛謀勒兵拒命魏博節

度副使田庭玠謂悅曰爾藉伯父遺業田承嗣者悅

但謹事朝廷坐享富貴不亦善乎奈何無故與恒鄆

共為叛臣成德節度使治恒州滄青節度使治鄆

觀兵興以來逆亂者誰能保其家乎必欲行爾之志

可先殺我無使我兄田氏之族滅也因稱病臥家悅

自往謝之庭玠閉門不內竟以憂卒卒于恤成德判官

邵真聞李惟岳之謀泣諫曰先相公受國厚恩大夫

衰經之中相悉亮翻遠欲負國此甚不可勸惟岳執

李正己使者送京師且請討之曰如此朝廷嘉大夫

之忠則旄節庶幾可得使疎史翻朝直惟岳然之使

真草奏長史畢華曰先公與二道結好二十餘年長

再翻好奈何一旦弃之且雖執其使朝廷未必見信

呵到翻

通監

德宗

三

田庭玠

邵真

通鑑卷三百二十一 唐紀四十三

正已忽來襲我孤軍無援何以待之惟岳又從之前
 定州刺史谷從政惟岳之舅也有膽略頗讀書王武
 俊等皆敬憚之為寶臣所忌從政乃稱病杜門惟岳
 亦忌之不與圖事日夜獨與胡震王它奴等計議多
 散金帛以悅將士將即亮翻從政往見惟岳曰今海內無
 事自上國來者時藩鎮竊據自比占諸侯謂京師為上國皆言天子聰明
 英武志欲致太平深不欲諸侯子孫專地爾今首違
 詔命天子必遣諸道致討將士受賞皆言為大夫盡
 死為於偽翻下且為同苟一戰不勝各惜其生誰不離心大將
 有權者乘危伺便咸思取爾以自為功矣何相度師且先

相公所殺高班大將殆以百數撓敗之際撓奴教翻其子

弟欲復仇者庸可數乎又相公與幽州有隙謂李寶臣襲朱

滔也事見上卷代宗大曆之十年朱滔兄弟常切齒于我今天子必

以為將滔與吾擊柝相聞左傳曰魯擊柝聞於邾謂接境也計其聞

命疾驅若虎狼之得獸也何以當之是後李惟岳禍敗皆如谷從政

言所昔田承嗣從安史父子同反身經百戰凶悍聞于

天下嗣祥吏翻悍下罕翻又戶肝翻違詔舉兵自謂無敵及盧子期

就擒吳希光歸國承嗣指天垂泣身無所措賴先相

公按兵不進且為之祈請先帝寬仁赦而不誅事亦見上

卷大曆十年相息亮翻為于偽翻不然田氏豈有種乎况爾生長富

通鑑卷三百二十一 唐紀四十三 德宗 天

惟誠

貴齒髮尚少不更艱危。種章勇翻長知次翻乃信左右之言欲效承嗣所為乎。為爾之計不若辭謝將佐使惟誠攝領軍府身自入朝乞留宿衛因言惟誠且留攝事恩命決於聖志上必悅爾忠義縱無大位不失榮祿永無憂矣不然大禍將及吾亦知爾素疎忌我顧以舅甥之情事急不得不言耳惟岳見其言切益惡之從政乃復歸杜門稱病。將即亮翻朝直逢翻又音惟誠者惟岳之庶兄也謙厚好書得眾心。好呼其母妹為李正巳子婦。母妹者惟誠是日惟岳送惟誠於正巳正巳使復姓張遂仕淄青惟岳遣王宅奴

詰從政家察其起居

將殺之示之以意使自引分

從政飲藥而卒

卒子血翻

且死曰吾不憚死哀張氏今族滅矣

李寶臣本張忠志故

然劉文喜之死也李正巳田悅等皆不自安劉晏死

正巳等益懼

劉文喜劉晏死皆見上年

相謂曰我輩罪惡豈得與

劉晏比乎

李正巳田悅非面相告語也使人傳言有此語

會汴州城隘廣之

東方人訛言上欲東封

汴皮變翻隘鳥介翻東封非東封泰山之謂蓋用左傳燭

故城汴州正巳懼發兵萬人

屯曹州

曹州李正巳巡屬與汴州接壤

田悅亦完聚為備

社預日完聚者完城

郭聚

與梁崇義李惟岳遙相應助河南士民騷然驚

駭永平舊領汴宋滑亳陳潁泗七州

此平李靈擢後永平軍所領巡

廣汴州城

德宗

德宗

德宗

德宗

屬也按代宗大曆七年賜滑亳軍號永平十一年平
李靈耀增領宋泗二州十四年增領汴潁二州滑亳
未賜軍號之前已
領陳州共七州 丙子分宋亳潁別為節度使以宋

州刺史劉洽為之以泗州隸淮南又以東都留守路

嗣恭為懷鄭汝陝四州河陽三城節度使使疏吏翻

嗣祥吏翻旬日又以永平節度使李勉都統洽嗣恭

二道仍割鄭州隸之選嘗為將者為諸州刺史以備

正已等統它綜翻俗又讀初高力士有養女發居

東京發里之翻頗能言宮中事女官李真一意其為

沈太后詣使者具言其狀去年遣使上聞之驚喜時

沈氏故老已盡無識太后者上遣宦官宮人往驗視

之年狀頗同宦官宮人不審識太后皆言是高氏辭

稱實非太后驗視者益疑之強迎入上陽宮強其兩

同上發宮女百餘人齋乘輿服御物就上陽宮供奉

乘繩證翻左右誘諭百方誘音高氏心動乃自言是

驗視者走馬入奏上大喜二月辛卯上以偶日御殿

羣臣皆入賀唐制天子以隻日受朝賀今喜於詔有

司草儀奉迎高氏弟承悅在長安恐不言久獲罪遽

自言本末上命力士養孫樊景超往覆視景超見高

氏居內殿以太后自處處昌左右侍衛甚嚴景超謂

高氏曰姑何自置身於組上謂將以詐偽伏罪如左

高承悅

右叱景超使下景超抗聲曰有詔太后詐偽左右可

下左右皆下殿高氏乃曰吾為人所強非已出也其強

兩以牛車載還其家還從宣翻又音如字上恐後人不復敢言

太后皆不之罪曰吾寧受百欺庶幾得之復扶又翻幾居依翻

自是四方稱得太后者數四皆非是而真太后竟不

知所之之往也御史中丞盧杞弈之子也天寶十四載安祿山

陷洛陽李澄貌醜色如藍有口辯上悅之丁未擢為

大夫擢為御領京畿觀察使句郭子儀每見賓客姬

妾不離側杞嘗往問疾子儀悉屏侍妾獨隱几待之

離方智翻屏必或問其故子儀曰杞貌陋而心險婦

人輩見之必笑它日杞得志吾族無類矣楊炎既殺

劉晏朝野側目李正己累表請晏罪譏斥朝廷炎懼

遣腹心分詣諸道以宣慰為名實使之密諭節度使

云晏昔朋附姦邪請立獨孤后上自惡而殺之上聞

而惡之朝直逢翻度使疎由是有誅炎之志隱而未

發乙巳遷炎為中書侍郎擢盧杞為門下侍郎並同

平章事不專任炎矣杞叢陋無文學最祖外翻炎輕之多

託疾不與會食唐制諸宰相日會食于政事堂杞亦恨之杞陰狡欲

起勢立威小不附者必欲寘之死地引太常博士裴

延齡為集賢殿直學士親任之為盧杞以姦邪致亂張本然杞為建中厲

綱本

階人皆知之其引裴延齡以樹黨其禍蔓延迄于貞元之末年人未知其罪也故通鑑著言之

午更汴宋軍曰宣武按是時李勉以永平軍節度使鎮汴州蓋以宋毫頓為宣武軍

當從新書方鎮表更工衡翻振武節度使彭令芳苛虐監軍劉

惠光貪婪焚盧含翻乙卯軍士共殺之發京西防秋兵

萬二千人戍關東時吐蕃通和西邊無警而河南北諸鎮連兵拒命關東騷然故抽京

西防秋之兵以戍關東上御望春樓望春樓在灞水西臨廣運潭宴勞將士

勞即到翻將即亮翻神策軍士獨不飲上使詰之其將楊惠元

對曰臣等發奉天軍帥張巨濟戒之曰此行大建功

名凱還之日相與為歡故不敢奉詔按建中元年遣神策軍使張巨

濟將禁兵助朱此等討劉文喜蓋涇州既平巨濟及

遠屯奉天也詰去古翻神所類翻還音旋又如字行有司緣道設酒食獨惠元所部餅罌不發罌鳥上

深歎美賜書勞之勞力到翻惠元平州人也平州非三

月置澉州於郾城魏收地形志潁川郡曲陽縣有郾城後齊置臨潁郡隋廢郡為郾城

縣唐屬蔡州時分郾城臨潁陳州之澉水置澉州澉于巾翻郾于建翻辛巳以汾州

刺史王翊為振武軍使鎮非綏銀等州留後翊戶

遣殿中少監崔漢衡使于吐蕃少始照翻使疎吏翻吐從瞰入聲

梁崇義雖與李正己等連結兵勢寡弱禮數最恭或

勸其入朝朝直遙翻崇義曰來公有大功於國上元中為

閹宦所讒遷延稽命稽緩也及代宗嗣位不俟駕入朝

猶不免族誅來公謂來瑱死于廣德元年事見二百二十二卷吾歲久豐積

楊惠元

張巨濟

其實節度使真情如此

何可往也。淮寧節度使李希烈屢請討之。方鎮表大曆十四年

淮西節度使復治蔡州。崇義懼益修武備。流人郭昔

告崇義為變。郭昔以告崇義得流罪。史因稱流人以敘其事。崇義聞之請罪

上為之杖。昔遠流之。為于偽翻。下為陳同。使全部員外郎李舟

詣襄州諭旨以安之。舟嘗奉使詣劉文喜為陳禍。福

文喜囚之。會帳下殺文喜以降。諸道跋扈者聞之謂

舟能覆城殺將。將即亮翻。至襄州崇義惡之。舟又勸崇義

入朝言頗切直。崇義益不悅。及遣使宣慰諸道。舟復

詣襄州崇義拒境不內。惡鳥路翻。復扶又翻。上言軍

中疑懼請易以它使。上時掌翻。時兩河諸鎮方猜阻。上欲

示恩信以安之。夏四月庚寅加崇義同平章事。妻子

悉加封賞。賜以鐵券。遣御史張著齋手詔徵之。仍以

其裨將蘭皋為鄧州刺史。裨賓彌翻。鄧州治穰縣。五月丙寅

以軍興增商稅為什一。楊炎定稅法商賈三十稅一今增之。田悅卒

與李正己李惟岳定計。卒子恤翻。終也竟也。連兵拒命。遣兵馬

使孟祐將步騎五千。非助惟岳。將即亮翻。又音如字。騎音寄翻。薛嵩

之死也。田承嗣盜據洛相二州。事見上卷。大曆十年洛音名相息亮翻。

朝廷獨得邢磁二州及臨洛縣。臨洛漢之易陽縣地。屬趙國。晉屬廣平郡。

後魏屬魏郡。後齊廢入襄國縣。置襄國郡。後周改置。易陽縣別置襄國縣。隋開皇之六年改易陽為邯鄲。

十年改邯鄲為臨洛屬武安郡。唐屬洛州范成大非使錄臨洛縣東至洛州三十五里。朝直遙翻。磁牆之

通鑑卷三十一 唐紀四十七 德宗

翻悅欲阻山為境曰邢磁如兩眼在吾腹中不可不

取乃遣兵馬使康愔將八千人圍邢州使疏吏翻愔挹淫翻將即

亮翻又音如字別將楊朝光將五千人柵於邯鄲西北以斷

昭義救兵邯鄲縣漢屬趙國晉屬廣平郡東魏廢隋復置屬武安郡唐屬磁州余按隋開皇十

年既改邯鄲為臨洛隋志不復言別置邯鄲至唐志則臨洛縣屬洛州邯鄲縣屬磁州蓋邯鄲縣必復置

於唐世與臨洛各為一縣史逸其置縣之歲月也宋白曰臨洛縣漢易陽縣地屬趙國魏屬魏郡晉屬廣

平郡後魏省入邯鄲孝文帝于北中府城復置易陽縣屬廣平郡今理是也隋開皇六年改易陽為邯鄲縣

十年移邯鄲理涉鄆在今邯鄲縣界仍於北中府城置臨洛縣北濱洛水為名九域志邯鄲縣在磁州東

北七十里柵測革翻邯音寒鄲音單斷音短悅自將兵數萬圍臨洛異曰

馬燧傳悅自將兵三萬圍邢州次臨洛燕南記悅自統馬步五千入應核今從舊傳邢州刺史

張仵

李共臨洛將張仵堅壁拒守仵音貝州刺史邢曹俊

田承嗣舊將也老而有謀悅寵信牙官扈粲而疎之

嗣徐史翻將即亮翻粲五各翻及攻臨洛召曹俊問計曹俊曰兵法

十圍五攻此孫子兵法之言尚書以逆犯順勢更不侔尚辰

言以寡敵眾勢已不侔而以逆犯順更不侔也今頓兵堅城之下糧竭卒盡

自亡之道也不若置萬兵於崞口以遏西師西師謂

東之師自西山而下崞音郭崞口當西山之下直相州之西則河北二十四州皆

為尚書有矣河北二十四州即玄宗所謂河朔二十四郡也自至德改郡為州安史既平之

使河北又有分置之州若以開元天寶河北道采訪使所統大畧言之此時河北不止二十四州邢曹俊

之說蓋因時俗為傳習古語耳諸將惡其異已共毀之悅不用其策

通鑑卷三百二十一
唐紀四十三
爲悅摧敗張
本惡鳥路翻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二十六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二十七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大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
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九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宋 後學 天台胡三省 音註

明 後學 長洲陳仁錫 評閱

唐紀四十三 起重光作噩六月盡玄默闍茂凡一

年有奇始辛酉六月終壬戌凡一年

德宗神武聖文皇帝二

建中二年六月庚寅以浙江東西觀察使蘇州刺史

韓滉為潤州刺史浙江東西節度使

蘇州治吳縣滉呼廣翻潤州治

京口使名其軍曰鎮海

張著至襄陽

是年四月遣著今至襄陽

蓋張著亦疑梁崇義遲遲不進也

梁崇義益懼陳兵而見之藺杲得

詔不敢發

得除鄧州之詔也

馳見崇義請命

請免其死

崇義對著

號泣竟不受詔

號戶刀翻

著復命癸巳進李希烈爵南平

郡王

渝州南平郡

加漢南漢北兵馬招討使督諸道兵討

之

考異曰德宗實錄五月己巳加淮寧節度李希烈南平郡王漢南漢北通知諸道兵馬使招撫處

置使希烈傳曰山南東道節度使梁崇義拒捍朝命迫脅使臣二年六月詔諸道節度率兵討之加希烈

南平郡王兼漢南北都知諸道兵馬招撫處置使今從建中實錄

楊炎諫曰希烈為

董秦養子親任無比卒逐秦而奪其位

事見二百二十五卷代宗

大曆十四年董秦賜姓名李忠臣卒子恤翻

為人狼戾無親

狼當作狠無功猶

倔強不法

倔渠勿翻強其兩翻

使平崇義何以制之上不聽炎

固爭之上益不平荆南牙門將吳少誠以取梁崇義

之策于李希烈希烈以少誠為前鋒少誠幽州潞人

也

將即亮翻少始照翻潞縣漢屬漁陽郡晉屬燕國隋屬涿郡唐屬幽州以潞水自塞北來經縣界名縣

時內自關中西暨蜀漢南盡江淮閩越北至太原

所在出兵而李正己遣兵扼徐州甬橋渦口

閩眉巾甬橋

在徐州南界汴水上後置宿州於此渦口渦水入淮之口渦音戈

梁崇義阻兵襄陽

運路皆絕人心震恐江淮進奉船千餘艘泊渦口不

敢進

艘蘇遭翻

上以和州刺史張萬福為濠州刺史

使之通渦

勇敢獨立大將

岳武穆亦
即日就道
幸不幸也

口水 萬福馳至渦口立馬岸上發進奉船淄青將士

停岸睥睨不敢動淄莊持翻睥匹 詰翻睨研計翻 辛丑汾陽忠武

王郭子儀薨肱翻呼子儀為上將擁彊兵程元振魚朝

恩讒毀百端詔書一紙徵之無不即日就道由是讒

謗不行事並見代宗 紀朝直遙翻嘗遣使至田承嗣所承嗣西望

拜之曰此膝不屈於人若干年矣李靈曜據汴州作

亂事見二百二十五卷代宗大曆十一 年使疏吏翻嗣祥吏翻汴皮變翻公私物過汴

者皆留之惟子儀物不敢近近其 漸翻遣兵衛送出境校

中書令考凡二十四月入俸錢二萬緡私產不在焉

校古效翻 亦 是 習氣未除府庫珍貨山積家人三千人八子七

婿皆為朝廷顯官郭子儀入子暉暉 用翻 睥睨中翻 肝哦 暗暖 曙 吹諸孫數十人每

問安不能盡辨頷之而已僕固懷恩李懷光渾瑊皆

出麾下渾戶昆翻又戶 本翻 瑊古咸翻雖貴為王公常願指役使趨

走於前家人亦以僕隸視之天下以其身為安危殆

三十年殆迎也將也郭子儀奮自朔方是年肅宗至 德元載也至建中二年而薨是年歲在重光

作靈自柔兆涖灘至重光作靈 二十六年耳故云殆三十年功蓋天下而主不疑

位極人臣而眾不疾窮奢極欲而人不非之年八十

五而終其將佐至大官為名臣者甚眾將即 亮翻壬子

以懷鄭河陽節度副使李芄為河陽懷州節度使割

東畿五縣隸焉芄居包翻使疎吏翻東畿東都畿 也五縣河陽河清濟源温王屋

通鑑卷二百二十七 唐紀四十三 德宗 三

李元忠

郭昕

北庭安西自吐蕃陷河隴隔絕不通

陷河隴見二百二十三卷代宗

廣德元年吐

伊西北庭節度使李元忠四鎮留後郭

昕帥將士閉境拒守

昕許斤翻帥讀曰率

數遣使奉表皆不達

聲問絕者十餘年至是遣使間道歷諸胡自回紇中

來

數所角翻間古覓翻

上嘉之秋七月戊午朔加元忠北庭大

都護賜爵寧塞郡王

廓州寧塞郡

以昕為安西大都護四

鎮節度使賜爵武威郡王

涼州武威郡

將士皆遷七資元

忠姓名朝廷所賜也本姓曹名令忠昕子儀弟也

李希烈以久雨未進軍上怪之盧杞密言於上曰希

烈遷延以楊炎故也

因炎諫用希烈而問之

陛下何愛炎一日

之名而墮大功

隳讀曰隳

不若暫免炎相以悅之事平復

用無傷也

相息亮翻復扶又翻又音如字

上以為然庚申以炎為左

僕射罷政事

射寅謝翻來途經襄漢

固勸梁崇義入朝崇義不

能從已懷反側尋又使其黨李舟奉使馳說崇義因

而拒命遂圖叛逆皆炎迫而成之至是德宗欲假希

烈兵勢以討崇義炎又固言不可上不能平會德宗

嘗訪宰相羣臣中可以大任者盧杞薦張鎰嚴郾而

實錄曰炎與盧杞同執大政杞形神詭陋夙為人所

褻而炎氣岸高峻罕防細故方病飲食無節或為糜

餐別食閣中每登堂會食辭不能偶讒者乘之謂杞

曰楊公鄙公不欲同食杞銜之舊制中書舍人分署

尚書六曹以平奏報中廢其職杞議復之以疏其煩

炎不可杞曰杞不才幸措足於斯亦當有運用以答

天造寧常拳杞之手乎因密啓中書主書有過局者

有詔逐之炎怒曰中書吾局也

政之不修吾自理之

設不理當共議何陰訴而越官邪因不相平時准西

德宗

曰

密言作備

節度使李希烈寵任方盛上欲以之平襄陽炎以為不可上曰卿勿復言遂以希烈統之時夏潦方壯澶漫數百里故希烈軍久不得發會炎病請急累日把啓免炎相以悅之上以為然使中官朱如玉就第先諭旨翌日遷左僕射謁謝之日恩旨甚渥把大懼按沈既濟為炎所引故建中實錄言炎罷相與德宗實錄頗異今取其可信者書之然舊傳云以前永平節梁崇義之反炎遁而成之亦近誣也

度使張鎰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鎰齊丘之子也使

吏翻鎰弋質翻張齊丘以朔方節度使崔寧為右僕

射射寅丙子贈故伊州刺史袁光庭工部尚書光

庭天寶末為伊州刺史吐蕃陷河隴光庭堅守累年

袁光庭同妻子死節

吐蕃百方誘之不下伊州治伊吾縣漢伊吾盧地尚辰羊翻吐從喉入聲誘音酉

糧竭兵盡城且陷光庭先殺妻子然後自焚郭昕使

至朝廷始知之昕許斤翻故贈官辛巳以邠寧節

度使李懷光兼朔方節度使邠甲癸未河東節度

使馬燧昭義節度使李抱真神策先鋒都知兵馬使

李晟大破田悅於臨洛時悅攻臨洛累月不拔城中

食且盡府庫竭士卒多死傷張伾節其愛女使出拜

將士曰諸君守戰甚苦伾家無它物請鬻此女為將

士一日之費眾皆哭曰願盡死力不敢言賞李抱真

告急於朝朝直詔馬燧將步騎二萬與抱真討悅又

遣李晟將神策兵與之俱又詔幽州留後朱滔討惟

岳李惟岳也燧等軍未出險先遣使持書諭悅為好語悅

張伾異人

謂燧畏之不設備燧與抱真合兵八萬東下壺關考

曰舊田悅傳云七月三日師自壺關東下收賊盧家

若燧傳云十一月師次邯鄲恐誤今從悅傳燕南記

軍于邯鄲擊悅支軍破之悅方急攻臨洛分李惟岳

兵五千助楊朝光明日燧等進攻朝光柵悅將萬餘

人救之燧命大將李自良等禦之於雙岡雙岡在邯鄲西北臨

洛之西亦名盧家墘令之曰悅得過必斬爾自良等力戰悅軍

却燧推火車焚朝光柵惟吐雷翻車尺遮翻斬朝光獲首虜五

千餘級居五日燧等進軍至臨洛悅悉眾力戰凡百

餘合悅兵大敗斬首萬餘級考異曰舊李晟傳戰

兵度洛水乘水而濟橫擊悅軍王師復振擊悅大破

之據此則是臨洛戰在冬也與馬燧傳十一月師次

邯鄲相應實錄十一月庚寅馬燧加古僕射又云先

是悅遣將康悖領兵圍邯鄲朝光圍臨洛燧與抱

真及神策將李晟合勢救之大敗賊於雙岡斬楊朝

光禽其大將盧子昌乘勝進軍又破悅於臨洛故燧

等加官按實錄此戰無月日但於馬燧加官時言之

今據燧傳先敗悅於雙岡斬楊朝光居五日乃進至

臨洛即實錄此月癸未眾軍破悅於臨洛也實錄在

此年冬與此相違燕南記亦云七月燧與抱真兵八

萬自潞府東下壺關先收邯鄲盧家砦朝光戰死臨

洛城又大破悅悅退走在李正已死前與實錄此月

相應臨洛之戰疑諸軍已集燧等若未至張仝必不

能獨破悅軍新本紀十一月丁丑馬燧及田悅戰于

雙岡敗之不知此日何出亦悅引兵夜遁邢州圍亦

與諸書相違今止從七月時平盧節度使李正已

解圍邢州悅敗走而圍亦解時平盧節度使李正已

已薨子納祕之擅領軍務悅求救於納及李惟岳納

遣大將衛俊將兵萬人惟岳遣兵三千人救之悅收

合散卒得二萬餘人軍于洹水淄青軍其東成德軍其西首尾相應馬燧帥諸軍進屯鄴洹于原翻帥讀曰率洹水縣屬

魏州本漢內黃地後周武帝置洹水縣因水而名淄莊持翻鄴縣屬相州奏求河陽兵自

助詔河陽節度使李元將兵會之元居包翻八月李納

始發喪奏請襲父位上不許梁崇義發兵攻江陵

至四望今隨州隨縣之東有四望山其山最高四望皆可見大敗而歸乃收兵

襄鄧李希烈引軍循漢而上上時掌翻與諸道兵會崇義

遣其將翟暉杜少誠逆戰於蠻水希烈大破之追至

踈口又破之將即亮翻翟長伯翻少始照翻水經漢水自襄陽東流又屈而西南流又東南

流逕黎丘故城西又南與踈水合踈水出中廬縣西南東流至郎縣北界東入漢水謂之踈口漢水又南

注之桓温以其父名彞改曰蠻水二將請降希烈使

將其衆先入襄陽慰諭軍民將即亮翻降戶江翻使將同上音又音如字

崇義閉城拒守守者開門爭出不可禁崇義與妻赴

井死傳首京師范陽節度使朱滔將討李惟岳軍

于莫州張孝忠將精兵八千守易州范陽節度使治幽州莫州在幽

州南二百八十里易州成德屬在幽州西二百一十四里滔遣判官蔡雄說孝

忠曰說式芮翻惟岳乳臭兒敢拒朝命今昭義河東軍已

破田悅淮寧李僕射克襄陽計河南諸軍朝夕北向

恒魏之亡可佇立而須也使君誠能首舉易州以歸

朝廷則破惟岳之功自使君始此轉禍為福之策也

崇義伏誅

蔡雄

朱滔李希烈皆藉口為因小人之尤

朝直遙翻射寅謝翻 恒戶登翻使疏吏翻 孝忠然之遣牙官程華詣滔遣

錄事叅軍董稹奉表詣闕稹章滔又上表薦之上時

上悅九月辛酉以孝忠為成德節度使命惟岳護喪

歸朝惟岳不從孝忠德滔為子茂和娶滔女為干深

相結 壬戌加李希烈同平章事 初李希烈請討

梁崇義上對朝士亟稱其忠亟去黜陟使李承自淮

西還還從宣翻言於上曰希烈必立微功但恐有功

之後偃蹇不臣更煩朝廷用兵耳上不以為然希烈

既得襄陽遂據之為已有上乃思承言時承為河中

尹甲子以承為山南東道節度使上欲以禁兵送上

上時掌翻 承請單騎赴鎮至襄陽希烈寘之外館迫脅萬

方承誓死不屈希烈乃大掠闔境所有而去承治之

暮年軍府稍完騎奇寄翻闔戶希烈留牙將於襄州

守其所掠財由是數有使者往來將即亮翻承亦遣

其腹心臧叔雅往來許蔡李希烈既自襄陽還蔡州

人至許蔡結其厚結希烈腹心周曾等與之陰圖希

烈為周曾等圖希烈初蕭嵩家廟臨曲江玄宗以

娛遊之地非神靈所宅命徙之楊炎為相惡京兆尹

嚴郢相思亮翻左遷大理卿盧杞欲陷炎引郢為御

史大夫先是炎將營家廟先悉有宅在東都憑河南

德宗

臧叔雅

引荐陷人

李承

用人

尹趙惠伯賣之惠伯買以為官解郢按之以為有羨

利羨于杞召大理正田晉議法唐志大理正從五品

丞斷罪不當晉以為律監臨官市買有羨利以乞取

論當奪官杞怒蓋古銜貶晉衡州司馬衡州京師東南三千四百

三里田晉自朝更召它吏議法衡工以為監主自盜

罪當絞炎廟正直蕭嵩廟地杞因譖炎云茲地有王

氣王于故玄宗令嵩徙之炎有異志故於其地建廟

冬十月乙未炎自左僕射貶崖州司馬令力丁翻射

崖州至京師七未至崖州百里縊殺之惠伯自河中

尹貶費州多田尉費州漢洋柯郡(隋)黔安郡涪川縣

二縣置費州多田縣武德四年務州刺史奏置以土

地稍平墾田盈畛故以多田為名貞觀四年改費州

為思州乾元元年復為費州京師南四千七百里至

東都四千九百里因州界費水為名河中尹當作河

南尋亦殺之辛巳冊太子妃蕭氏癸卯裕太廟

先是太祖既正東向之位獻懿二祖皆藏西夾室不

饗至是復奉獻祖東嚮而饗之先悉薦翻復扶又翻

之祖也懿祖光皇帝天賜太祖之父也太祖景皇帝

虎始封於唐者也唐初饗四廟宣光二帝太祖世祖

也貞觀九年祔高祖于太廟朱子魯請準禮立七廟

三昭三穆各置神主太祖依晉宋已來故事虛其位

待遞遷方處之東向位於始是祔弘農府君重耳及

高祖為六室虛太祖之位而行祫祫至二十三年太

宗祔廟遷弘農府君乃藏于西夾室文明元年高宗

祔廟始遷宣皇帝于西夾室至開元十年玄宗特立

九廟於是追尊宣皇帝為獻祖復列於室光皇帝為

懿祖以備九室祫祫猶虛太祖之位祝文於三祖不

道蓋宋三帝三

德宗

杞奸邪亦
易覺也

稱臣明全廟數而已。至德二載，剋復後，新作九室神主，遂不作弘農府君神主。明禘，禘不及故也。至寶應二年，肅宗於廟遷獻懿二祖於西夾室，始以太祖當東向位。至是年，將禘饗禮儀，使顏真卿奏合出獻懿二祖行事，其布位次策及東向之位，請準東晉蔡謨議為定。遂以獻祖當東向，懿祖於昭位，南向。太祖於穆位，北向。左。徐州刺史李洧，正己之從父昭右穆，陳列行事。

李洧 自季庚

兄也。李納寇宋州彭城，令太原白季庚說洧舉州歸國。

洧從之，遣攝巡官崔程奉表詣闕。且使口奏，并白宰相以徐州不能獨抗，納乞領徐海沂三州觀察使，况海沂二州今皆為納有。洧與刺史

王涉、馬萬通素有約，使疎吏翻考異曰：此據舊傳也。實錄萬通以密州降，蓋自沂移，苟得朝廷詔書，必能成功。程自外來，以為

宰相一也。先白張鎰，鎰以告盧杞，杞怒其不先白已，不從其請。

鎰戊質翻。戊申，加洧御史大夫，充招諭使。十一月戊午，以永樂公主適檢校比部郎中田華

上，不欲違先志故也。永樂公主許降，田華見二百二十五卷代宗大曆九年樂音洛

蜀王傀更名遂。傀苦猥翻。辛酉，宣武節度使劉洽神策都知兵馬使曲環滑州刺史襄平李澄朔方

大將唐朝臣大破淄青魏博之兵於徐州。按新書李澄傳澄遼

東襄平人，唐自高宗世遼東之地已弃，而不存。李澄時以本貫在遼東，襄平耳。朝直遙翻。淄莊持翻。先

是李納遣其將王溫會魏博將信都崇慶。先悉薦翻。將即亮翻。

信都共攻徐州。李洧遣牙官溫人王智興詣闕告急。

復姓。

德宗

張鎰

李洧

白季庚

崔程

顏真卿

田華

溫古縣唐初屬懷州智興善走不五日而至舊志徐州京師

東二千六百四里上為之發朔方兵五千人為于偽翻以朝臣將

之朝直遙翻將直亮翻又音如字與洽環澄共救之時朔方軍資裝

不至旗服弊惡宣武人嗤之曰乞子能破賊乎朝臣

以其言激怒士卒怒之且曰都統有令嗤丑之翻都統謂李勉也統他綜翻

俗音從上聲先破賊營者營中物悉與之皆憤怒爭奮

崇慶溫攻彭城二旬不能下請益兵於納納遣其將

石隱金將萬人助之考異曰實錄前作隱金後作隱全今從其前與劉洽

等相拒於七里溝日向暮洽引軍稍却朔方馬軍使

楊朝晟言於唐朝臣曰公以步兵負山而陳以待兩

軍我以騎兵伏於山曲賊見懸軍勢孤必搏之我以

伏兵絕其甬必敗之使疏吏翻晟成正翻陳讀日陣敗補邁翻騎奇寄翻朝臣

從之崇慶等果將騎二千踰橋而西追擊官軍伏兵

發橫擊之崇慶等兵中斷狼狽而返阻橋以拒官軍

其兵有爭橋不得涉水而度者朝晟指之曰彼可涉

吾何為不涉遂涉水擊據橋者皆走崇慶等兵大潰

洽等乘之斬首八千級溺死過半朔方軍盡得其輜

重溺奴狄翻重直用翻旗服鮮華乃謂宣武人曰乞子之功孰

與宋多宋指宣武兵也時以宋亳為宣武軍劉洽自宋州刺史為宣武節度使故云然宣武

人皆慙官軍乘勝逐北至徐州城下魏博淄青軍解

圍走江淮漕運始通

淄莊特翻漕在到翻

已巳詔削李惟岳

官爵募所部降者赦而賞之

降戶江翻

甲申淮南節度

使陳少遊遣兵擊海州其刺史王涉以州降

海州李納巡屬

使疏吏翻少始照翻降戶江翻

十二月李納密州刺史馬萬通乞

降丁酉以為密州刺史

宋白曰密州居海得禹貢嵎夷之地春秋時為莒魯之地

州理即魯之諸城也漢為高密國晉立東莞郡後魏立膠州隋改曰密州取境中密水為名

漢衡至吐蕃

崔漢衡使吐蕃見上卷是年三月吐蕃入聲

贊普以勅書稱

貢獻及賜全以臣禮見處

處呂

又雲州之西當以賀

蘭山為境

五代志靈武弘靜縣有賀蘭山弘靜縣唐改為保靜雲州當作靈州史誤也

邀

漢衡更請之丁未漢衡遣判官與吐蕃使者入奏土

為之改勅書

偽翻為于境土皆如其請

關東河北方用兵不暇與吐蕃較也

加馬燧魏博招討使

三年春正月河陽節度使李元引兵逼衛州田悅守

將任履虛詐降既而復叛

衛州治汲元居苞翻將即亮翻任音壬降戶江翻復

扶又翻又音如字

馬燧等諸軍屯于漳濱田悅遣其將王

光進築月城以守長橋

長橋在漳水上月城兩頭抱河形如半月諸軍不

得度燧以鐵鎖連車數百實以土囊塞其下流

乘繩證翻

塞悉則翻按新書燧於長橋下流以土囊遏之

水淺諸軍涉度時軍中乏糧

悅等深壁不戰燧命諸軍持十日糧進屯倉口與悅

夾洹水而軍

洹于元翻洹水與漳水分流又在漳水之東

李抱真李元問

通鑑卷二百三十一

唐紀四十三

德宗

七

曰糧少而深入何也燧曰糧少則利速戰今三鎮連

兵不戰三鎮謂魏博淄青成德欲以老我師我若分

軍擊其左右悅必救之則我腹背受敵戰必不利故

進軍逼悅所謂攻其所必救也兵法有彼苟出戰必

為諸君破之為千乃為三橋逾洹水日往挑戰挑徒

悅不出燧令諸軍夜半起食潛師循洹水直趨魏州

令力正翻令曰賊至則止為陳陳讀曰陣留百騎擊

鼓鳴角於營中仍抱薪持火俟諸軍畢發則止鼓角

匿其旁俟悅軍畢度焚其橋軍行十里所悅聞之帥

淄青成德步騎四萬踰橋掩其後騎奇寄翻乘風縱

火鼓譟而進竈則燧按兵不動先除其前草莽自步

為戰場結陳以待之募勇士五千餘人為前列悅軍

至火止氣衰燧縱兵擊之悅軍大敗神策昭義河陽

軍小却神策李晟軍昭義李見河東軍捷還關又破

之還從宣翻追奔至三橋已焚三橋即在悅軍亂赴

水溺死不可勝紀斬首二萬餘級捕虜三千餘人尸

相枕藉三十餘里勝音升枕職任翻藉慈夜翻考

悅於洹水按舊馬燧傳洹水之戰李惟岳救兵與田

悅兵猶連營相拒又燕南記惟岳見悅在圍故謀歸

順然則洹水戰在惟岳死前實錄誤也燕南記又曰

燧與抱真雖頗破悅聞李納助軍到乃駐軍候勢晝

必取之計去悅軍三十里下營夜坐帳中使心手人

潛領悅兵及小將等五十餘人立帳外燧因矯與兵

馬衙官已下高語曰昨日所以頻破田悅兵馬者蓋
 偶然之集本亦不料有此勝也看悅兵雖敗其將健
 皆能死戰亦天下之強敵矣今更得李納兵助其勢
 不小我雖頻利利則有鈍他日田悅更戰大將必須
 審看便宜如悅直進不可當鋒耳悅帳外兵將往往
 共聞燧語良久曰昨日陣上獲得田悅將健所由領
 過既至燧大罵曰田悅小賊菽麥未分敢肆猖狂妄
 動兵馬你有什么所解與我相敵汝皆不自由被驅入
 陳又何過也今於汝放去兵等大歡叫拜謝而去具
 燧前後言見悅悅召大將喜而謂曰馬燧放言懼我
 對人罵我此可知矣吾再戰必捷也又恃李納助軍
 新到乃引兵出洹水又陳燧先伏兵處洋不勝引
 退悅使兵盡出逐燧燧引至伏兵處伏兵齊發橫截
 悅軍兩段與抱真縱兵擊之大破悅軍三萬餘人今
 從馬燧收餘兵千餘人走魏州走音馬燧與李抱真
 不協頓兵平邑浮圖據舊書田悅傳平邑浮圖在魏州南浮圖佛寺也悅夜
 至南郭魏州南郭也大將李長春閉關不內以俟官軍久

李長春死

之天且明長春乃開門內之悅殺長春嬰城拒守城

中士卒不滿數千死者親戚號哭滿街將即亮翻悅

憂懼乃持佩刀乘馬立府門外悉集軍民流涕言曰

悅不肖蒙淄青成德二丈人保薦嗣守伯父業淄青

已成德李寶臣田悅以丈人行事之今二丈人即世

其子不得承襲悅不敢忘二丈人大恩不量其力音

輒拒朝命喪敗至此朝直遙翻使士大夫肝腦塗

地皆悅之罪也悅有老母不能自殺願諸公以此刀

斷悅首持出城降馬僕射斷音短下各斷同降戶江

自取富貴無為與悅俱死也因從馬上自投地將

田承嗣有
德子軍士
見上卷

符璘璠父
今有

李璠璠父
再春

田昂

王光進

士爭前抱持悅曰尚書舉兵徇義非私已也一勝一

負兵家之常某輩累世受恩何忍聞此願奉尚書一

戰不勝則以死繼之尚辰羊翻悅曰諸公不以悅喪敗而

弃之悅雖死敢忘厚恩於地下乃與諸將各斷髮約

為兄弟誓同生死悉出府庫所有及歛富民之財得

百餘萬以賞士卒衆心始定田悅善敗不亡所謂盜亦有道復召貝

州刺史邢曹俊使之整部伍繕守備軍勢復振悅不

曹俊見上卷上年復李納軍於濮陽為河南軍所逼用邢

奔還濮州考異曰時濮州治鄆城別有濮陽縣按

徵援兵於魏州田悅遣軍使符璘將三百騎送之

使疎吏翻璘離珍翻璘父令奇謂璘曰吾老矣歷觀

安史輩叛亂者今皆安在田氏能久乎汝因此弃逆

從順是汝揚父名於後世也齧臂而別璘遂與其副

李璠帥衆降於馬燧齧魚結翻帥讀悅收族其家令

奇慢罵而死璠父再春以博州降悅從兄昂以洛州

降從才用翻王光進以長橋降悅入城旬餘日馬燧

等諸軍始至城下攻之不克丙寅李惟岳遣兵與

孟祐守束鹿束鹿本鹿城縣安祿山反玄宗改縣為

十五里宋白曰束鹿縣本漢西梁縣朱滔張孝忠攻

拔之進圍深州惟岳憂懼掌書記邵真復說惟岳密

為表先遣弟惟簡入朝復扶又翻說式然後誅諸將

之不從命者身自入朝使妻父冀州刺史鄭誥權知

節度事以待朝命惟簡既行孟祐知其謀密遣告田

悅悅大怒使衙官扈岌往見惟岳讓之曰尚書舉兵

正為大夫求旌節耳事始見上卷二年岌魚及翻尚

同非為已也今大夫乃信邵真之言遣弟奉表悉以

反逆之罪歸尚書自求雪身尚書何負於大夫而至

此邪尚辰羊翻若相為斬邵真則相待如初不然當

與大夫絕矣判官畢華言於惟岳曰田尚書以大夫

之故陷身重圍為于季翻大夫一旦負之不義甚矣

且魏博淄青兵彊食富足抗天下事未可知奈何遽

為二三之計乎惟岳素怯不能守前計乃引邵真對

扈岌斬之淄莊持翻發成德兵萬人與孟祐俱圍東

鹿丙寅朱滔張孝忠與戰於東鹿城下惟岳大敗燒

營而遁考異曰實錄及舊惟岳傳止言惟岳一敗

滔命偏師守東鹿進圍深州惟岳乃統萬餘眾及田

悅援兵圍東鹿惟岳將王武俊以騎三千方陳橫進

滔績帛為後猊象使猛士百人蒙之鼓譟奮馳賊馬

驚亂隨擊大破之惟岳焚營而遁據此則是惟岳再

敗也燕南記孟祐先敗惟岳兵馬使王武俊為左右

所構惟岳疑之惜其才未忍除也東鹿之戰使武俊

為前鋒私自謀曰我破朱滔則惟岳軍勢大振歸殺

邵真死節

我必矣故戰不甚力而敗朱滔欲乘勝攻恒州使疏

恒州張孝忠引軍西北軍于義豐義豐縣屬定州滔大驚孝

忠將佐皆怪之孝忠曰恒州宿將尚多未易可輕將

亮翻易迫之則并力死鬪緩之則自相圖諸君第觀

之吾軍義豐坐待惟岳之殄滅耳且朱司徒言大而

識淺可與共始難與共終也朱滔後卒如張孝忠所料於是滔亦

屯東鹿不敢進惟岳將康日知以趙州歸國惟岳益

疑王武俊武俊甚懼或謂惟岳曰先相公委腹心於

武俊先相公謂李寶臣相息亮翻使之輔佐大夫又有骨肉之親

謂武俊子士真婿於李氏武俊勇冠三軍今危難之際復加猜阻

若無武俊欲使誰為大夫却敵乎冠古玩翻難乃且翻復扶又翻為丁

偽惟岳以為然乃使步軍使衛常寧與武俊共擊趙

州又使王士真將兵宿府中以自衛將即亮翻又音如字癸

未蜀王遂更名遡更工衡翻淮南節度使陳少遊拔海

密二州李納復攻陷之使疏吏翻少始照翻復扶又翻又音如字下不復同

王武俊既出恒州謂衛常寧曰武俊今幸出虎口不

復歸矣當北歸張尚書恒州登翻尚辰羊翻張尚書謂張孝忠也常寧曰

大夫暗弱信任左右觀其勢終為朱滔所滅今天子

有詔得大夫首者以其官爵與之中丞素為眾所服

與其出亡曷若倒戈以取大夫轉禍為福特反掌耳

衛常寧

通鑑卷二百五十一 唐紀四十三 德宗 七

事苟不捷歸張尚書未晚也武俊深以為然會惟岳

使要籍謝遵至趙州城下要籍官亦唐時節度衙前

為朔方大總管分遣隨軍要籍官河陽丞張冠宗肥

鄉令韋景駿普安令于處忠校料三城兵募則唐邊

鎮有要籍官尚矣又據新書忠義傳朱泚統幽州行

營為涇原鳳翔節度使詔蔡廷玉以大理少卿為司

馬朱體微為要籍則要籍乃節度使之腹心武俊引

也朱滔王武俊之相王改要籍官曰承令

遵同謀取惟岳遵還密告王士真閏月甲辰武俊常

寧自趙州引兵還襲惟岳還從宣翻遵與士真矯惟

岳命啓城門納之黎明武俊帥數百騎突入府門讀

日率騎士真應之於內殺十餘人武俊令曰大夫叛

逆將士歸順敢違拒者族衆莫敢動遂執惟岳收鄭

誅畢華王它奴等皆殺之亮翻說疎臻翻武俊以惟

岳舊使之子李寶臣已死故曰欲生送之長安常寧

曰彼見天子將復以叛逆之罪歸咎於中丞復扶又

權同又音如字乃縊殺之縊於賜翻傳首京師卒如

中丞謂王武俊政之言代宗廣德元年李寶臣谷從

帥成德凡二世十九年而滅深州刺史楊榮國惟

岳姊夫也降於朱滔滔使復其位姊蔣兒翻復權

天下酒惟西京不權罷權酒見二百二十五卷大

二月戊午李惟岳所署定州刺史楊政義降時河北

略定惟魏州未下河南諸軍攻李納於濮州濮傳水

治鄆城縣納勢日蹙朝廷謂天下不日可平甲子以張孝

忠為易定滄三州節度使朝直遙翻王武俊為恒冀

都團練觀察使康日知為深趙都團練觀察使以德

棣二州隸朱滔令還鎮滔固請深州不許由是怨望

留屯深州朱滔討李惟岳再戰再勝及瓜分成德巡

屬以賞降將八寸之地滔不預焉又欲使李惟岳功在康日知上而孝忠為節度使已與康日

知俱為都團練使又失趙定二州亦不悅又詔以糧

三千石給朱滔馬五百匹給馬燧武俊以為朝廷不

欲使故人為節度使王武俊恒州魏博既下必取恒

冀故分其糧馬以弱之疑未肯奉詔田悅聞之遣判

官王侑許士則間道至深州說朱滔曰司徒奉詔討

李惟岳旬朔之間拔東鹿下深州惟岳勢蹙開古蒐

芮翻下說王人故王大夫因司徒勝勢得以梟惟岳

之首此皆司徒之功也又天子明下詔書梟堅堯翻

令司徒得惟岳城邑皆隸本鎮今乃割深州以與日

知是自弃其信也且今上志欲掃清河朔不使藩鎮

承襲將悉以文臣代武臣魏亡則燕趙為之次矣力

丁翻燕若魏存則燕趙無患然則司徒果有意矜魏

博之危而救之非徒得存亡繼絕之義亦子孫萬世

之利也同舟遇風則胡越可使相救又許以貝州賂

是以善用兵者必先離其交

德宗

失處置

臣按左思
蒲机

朝廷誤處

朱滔反

滔貝州魏博滔素有異志聞之大喜即遣王侑歸報魏

州使將士知有外援各自堅又遣判官王郢將即亮

大夫出萬死之計誅逆首拔亂根謂誅李惟岳也康日知不

出趙州豈得與大夫同日論功而朝廷褒賞略同誰

不為大夫憤邑者朝直遙翻為于偽翻今又聞有詔支糧馬與

鄰道朝廷之意蓋以大夫善戰恐為後患先欲貧弱

軍府俟平魏之日使馬僕射北首射寅謝翻馬僕射謂馬燧時攻魏州

又首式朱司徒南向共相滅耳朱司徒亦不敢自保使

郵等效愚計欲與大夫共救田尚書而存之尚辰羊翻田從

其拒命宜削官而當時猶稱其朝銜可以見朝命之重大夫自留糧馬以供軍朱

司徒不欲以深州與康日知願以與大夫請早定刺

史以守之三鎮連兵此三鎮謂范陽恒冀魏博若耳目手足之相

救則它日永無患矣武俊亦喜許諾利害同故說之易入即遣

判官王巨源使於滔使疏吏翻且令知深州事令力丁翻相與

刻日舉兵南向滔又遣人說張孝忠孝忠不從說武芮翻

宣武節度使劉洽攻李納於濮州克其外城納於

城上涕泣求自新李勉又遣人說之癸卯納遣其判

官房說以其母弟經及子成務入見說式芮翻見賢

悅通鑑本文作癸卯然自上文二月戊午推至會中

下文三月乙未其間不容有癸卯當作己卯

德宗

武俊反

使宋鳳朝稱納勢窮感不可捨上乃囚說等於禁中

納遂歸鄆州復與田悅等合使疏吏翻朝直遙翻鄆音運復扶又翻又音如

字朝廷以納勢未衰三月乙未始以徐州刺史李洧

兼徐海沂都團練觀察使海沂以為納所據洧竟無

所得洧于軌翻史言帝銳意削平藩鎮而不能應機撫接以自遺患李納之初反也

其所署德州刺史李西華備守甚嚴都虞候李士真

密毀西華於納納召西華還府以士真代之士真又

以詐召棣州刺史李長卿長卿過德州士真劫之與

同歸國夏四月戊午以士真長卿為二州刺史德州治安

德縣棣州治厭次縣本皆淄青巡屬今皆歸國棣大州觀察團練使今從實錄士真求援於朱滔滔已有異志遣大將

李濟時將三千人聲言助士真守德州且召士真詣

深州議軍事至則留之使濟時領州事將即亮翻時將音同上又

音如字德宗以德棣與朱滔滔卒以詐力得之不知又以為王武俊之資也庚申吐蕃

歸鄉日所俘掠兵民八百人自吐蕃陷河隴入京師俘掠唐人可以數計邪

德宗先歸所俘者以懷之其歸向日所俘者八百人而已狼子野心如此報塞中國其志果如何哉觀

異日平涼劫盟之事可見也吐從瞰入聲上遣中使發盧龍恒冀易定

兵萬人盧龍朱滔恒冀王武俊易定張孝忠使踈吏翻恒戶登翻請魏州討田悅

王武俊不受詔執使者送朱滔滔言於眾曰將士有

功者吾奏求官勲皆不遂將即亮翻唐制官有品勲有級今欲與諸

通鑑卷二百三十一 唐紀四十三 德宗 三

君敕裴

敕與飭同飭治也

共趨魏州

趨遂論翻

擊破馬燧以取温

飽何如皆不應三問乃曰幽州之人自安史之反從

而南者無一人得還今其遺人痛入骨髓

還從宣翻又音如字

髓息委翻

况太尉司徒皆受國寵榮

太尉謂滔兄泚

將士亦各蒙

官勲誠且願保目前不敢復有僥冀

復扶又翻下俊復同

滔默

然而罷乃誅大將數十人厚撫循其士卒康日知聞

其謀以告馬燧燧以聞上以魏州未下王武俊復叛

力未能制滔壬戌賜滔爵通義郡王冀以安之

眉州通義

滔反謀益甚分兵營於趙州以逼康日知

將即亮翻又音

如字趙州以深州授王巨源

朱滔如前約以結王武俊

武俊以其

子士真為恒冀深三州留後將兵圍趙州

恒戶登翻將即亮翻

又音涿州刺史劉怦

代宗大曆四年朱希彩表分幽州之范陽歸義固安置涿州治

范陽縣距幽州一百二十里涿竹角翻怦音耕翻

聞滔欲救田悅以書諫之

曰今昌平故里朝廷改為太尉鄉司徒里此亦丈夫

不朽之名也

朝直遙翻朱泚朱滔本昌平人朝廷以其官名其鄉里以寵其兄弟之功但

以忠順自持則事無不濟竊思近日務大樂戰

樂音洛

不顧成敗而家滅身屠者安史是也怦忝密親默而

無告是負重知惟司徒圖之無貽後悔滔雖不用其

言亦嘉其盡忠卒無疑貳滔將起兵恐張孝忠為後

患復遣牙官蔡雄往說之孝忠曰昔者司徒發幽州

數十人宜書名

劉怦

不愧孝忠
矣而於友
誼亦無裨

遣人語孝忠曰

卒子恤翻復扶又翻說式
芮翻下解說同語牛倨翻

李惟岳負

恩為逆謂孝忠歸國即為忠臣孝忠性直用司徒之

教今既為忠臣矣不復助逆也

復扶又翻
又音如字

且孝忠與

武俊皆出夷落

張孝忠木奚乞失活種
王武俊出契丹怒皆部

深知其心最

喜讎覆

喜許
既翻

司徒勿忘鄙言它日必相念矣

其後滔
武俊交

惡果如孝忠復欲以巧辭說之

復扶又翻
下復以同

孝忠怒欲

執送京師雄懼逃歸滔乃使劉怦將兵屯要害以備

之

怦音耕翻將即亮翻又
音如字下文滔將同

孝忠完城礪兵獨居疆寇

之間莫之能屈滔將步騎二萬五千發深州至東鹿

詰旦將行

騎奇寄翻
詰起吉翻

吹角未畢士卒忽大亂喧譟曰

天子令司徒歸幽州奈何違勅南救田悅

課則電翻
令力丁翻

下音
令同

滔大懼走入驛後堂避匿蔡雄與兵馬使宗項

等矯謂士卒曰汝輩勿喧聽司徒傳令眾稍止

使疏
吏翻

項吁玉翻
令力定翻

雄又曰司徒將發范陽恩旨令得李惟岳

州縣即有之司徒以幽州少絲纊故與汝曹竭力血

戰以取深州冀得其絲纊以寬汝曹賦率

少詩沼翻
纊苦謗翻

細綿也賦率
猶言賦歛也

不意國家無信復以深州與康日知又

朝廷以汝曹有功賜絹人十匹至魏州西境盡為馬

僕射所奪

復扶又翻又音如字朝直
遙翻下各還同射寅謝翻

司徒但處范陽

富貴足矣今茲南行乃為汝曹非自為也

處昌呂翻
為于偽翻

下行爲不爲同汝曹不欲南行任自歸北何用喧悖悖蒲昧

軍士守護賞物遂入敕使院擘裂殺之軍中別置館舍以居敕使

謂之敕使院使疏吏翻又呼曰雖知司徒此行爲士卒終不如

且奉詔歸鎮呼火故翻雄曰然則汝曹各還部伍詰朝復

往深州休息數日相與歸鎮耳衆然後定滔卽引軍

還深州密令諸將訪察唱率爲亂者得二百餘人悉

斬之詰去吉翻復音如字餘衆股栗乃復引軍而南

衆莫敢前却呼火故翻復扶又翻又音如字觀田庭

范陽之兵不肯從朱滔南救魏州河朔三進取寧晉

名也九域志云在趙州南四十一里更留屯以待王

武俊武俊將步騎萬五千取元氏元氏縣漢爲常山

唐屬趙州將即東趣寧晉趣七喻翻宋白曰寧晉漢

國後魏爲瘦陶縣唐天寶元年改寧晉縣武俊之始

誅李惟岳也遣判官孟華入見見賢華性忠直有才

略應對慷慨上悅以爲恒冀團練副使懔苦廣翻會

武俊與朱滔有異謀上遽遣華歸諭恒戶登翻華至武俊已

出師華諫曰聖意於大夫甚厚苟盡忠義何患官爵

之不崇土地之不廣不日天子必移康中丞於它鎮

康中丞謂深趙終爲大夫之有何苦遽自同於逆亂

康日知

孟華

乎異日無成悔之何及華邠在李寶臣幕府以直道
 已為同列所忌至是為副使同列尤疾之言於武俊
 曰華以軍中陰事奏天子請為內應故得超遷是將
 覆大夫之軍大夫宜備之武俊以其舊人不忍殺奪
 職使歸私第田悅恃援兵將至遣其將康愔將萬餘
 人出城西與馬燧等戰於御河上將即亮翻愔於今
翻愔將音同上又
音如字燧音遂御河即隋煬帝所開永濟渠也開元
 二十八年魏州刺史盧暉徙永濟渠自石灰壩引流
 至城西注魏橋以通江淮之貨杜佑曰御河大敗而
 在魏州魏縣煬帝引白溝水為永濟渠即此大敗而
 還還從宣翻又音如字考異曰悅傳曰悅以救軍
 將至盡率其眾出戰于御河之上大敗而還燧傳
 曰悅恃燕趙之援又出兵二萬背城而陳燧復與諸軍擊破之今從實錄時兩河用兵

借商

月費百餘萬緡緡眉
巾翻府庫不支數月太常博士韋都
 賓陳京建議以為貨利所聚皆在富商請括富商錢
 出萬緡者借其餘以供軍計天下不過借一二千商
 則數年之用足矣上從之甲子詔借商人錢令度支
 條上度徒洛翻
上時掌翻判度支杜佑大索長安中商賈所有
 貨意其不實輒加榜捶人不勝苦有縊死者索山客
翻賈音
古榜音彭捶止棠翻勝音
 升縊於賜翻又於計翻
 又許驕翻
 被皮義翻
 以物質錢異時贖出於母錢之外
 復還子錢謂之做櫃做即就翻長安囂然如被寇盜囂五
羔翻
 者皆借四分之一封其櫃窖蓄錢帛者以櫃積菜
麥者以窖窖古教翻百

姓為之罷市為干偽翻相帥遮宰相馬自訴以千萬數帥讀

曰盧杞始慰諭之勢不可遏乃疾驅自他道歸計并

借商所得纔二百萬緡宅考異曰實錄借商統計田

從舊盧杞傳杞傳又曰杜佑計京師帑廩不支數月

且得五百萬貫可支半歲用則兵濟矣於是戶部侍郎判度支趙贊與韋都賓等謀行括借約罷兵後以

公錢還勅既下京兆少尹韋貞督責頗峻長安尉薛

率荷校乘車搜人財貨計富戶田宅奴婢等估纔及

八十八萬貫又借做櫃質錢共纔及二百萬貫今從

錄實人已竭矣京叔明之五世孫也陳叔明陳宣帝子封宜都王

甲戌以昭義節度副使磁州刺史盧玄卿為洛州刺

史兼魏博招討副使使疎史翻磁皆之翻洛音各初李抱真為澤

潞節度使馬燧領河陽三城抱真欲殺懷州刺史楊

鉢鉢奔燧鉢時燧納之且奏其無罪抱真怒及同討

田悅數以事相恨望二人怨隙遂深不復相見由是

諸軍逗撓久無成功數所角翻下上數同復扶又翻

教上數遣中使和解之數所角翻及王武俊逼趙州

抱真分麾下二千人戍邢州燧大怒曰餘賊未除宜

相與勦力乃分兵自守其地欲引兵歸李晟說燧曰

李尚書以邢趙連壤九域志趙州南至邢州界七十里

成正翻說式芮分兵守之誠未有害今公遽自引去

眾謂公何燧悅乃單騎造抱真壘騎奇寄翻相與釋

憾結歡會洛州刺史田昂請入朝燧奏以洛州隸抱

三將解仇

忠義人做
思義事可
以得君可
信友

真洛州自此遂屬昭義請玄卿為刺史兼克招討之

副李晟軍先隸抱真又請兼隸燧以示協和上皆從

之晟成正翻燧音遂盧龍節度行軍司馬蔡廷玉惡判官

鄭雲逵奏貶莫州參軍雲逵妻朱滔之女也滔復奏

為掌書記惡鳥路翻復扶雲逵深構廷玉於滔廷玉

又與檢校大理少卿朱體微言於泚曰蔡廷玉朱體

者也校古孝滔在幽鎮事多專擅其性非長者不可

以兵權付之滔知之大怒數與泚書請殺二人者長

丈翻數泚不從由是兄弟頗有隙及滔拒命上欲歸

罪於廷玉等以悅滔甲子貶廷玉柳州司戶體微萬

州南浦尉柳州漢潭州縣地唐置柳州以分野當柳

七十里萬州治南浦縣春秋夔國之地秦漢為胸臆

縣地後周置萬川郡唐置萬州以郡為稱京師西南

一千六百二十四里宣武節度使劉洽攻李納之濮陽降其

守將高彥昭使疎吏翻濮博木翻朱滔遣人以蠟

書置髻中遺朱泚遺唯欲與同反馬燧獲之并使者

送長安泚不之知上驛召泚於鳳翔至以蠟書并使

者示之泚惶恐頓首請罪上曰相去千里初不同謀

非卿之罪也因留之長安私第大曆九年朱泚請入

於京師事見二百二十五卷考異曰幸奉天錄云

上命還私第但絕朝謁日給酒肉而已以內侍一人

錄及舊傳賜名園腴田錦綵金銀甚厚以安其意

滔泚反

其幽州盧龍節度太尉中書令並如故為朱泚失兵權乘時逆上

何不早去

盧杞計殺張鎰

代之以盧杞忌張鎰忠直為上所重欲出之於外已得

專總朝政鎰弋質翻乃對曰朱泚名位素崇鳳翔將

校班秩已高非宰相信臣無以鎮撫臣請自行上俛

首未言泚且禮翻又音此將即亮翻校戶教翻相息亮翻俛音免杞又曰陛下必

以臣貌寢不為三軍所伏貌不揚固惟陛下神筭上

乃顧鎰曰才兼文武望重內外無以易卿鎰知為杞

所排而無辭以免因再拜受命戊寅以鎰兼鳳翔尹

隴右節度等使為張鎰為李楚初盧杞與御史大夫

鄭詹

嚴郢共構楊炎趙惠伯之獄事見十炎死杞復忌郢

復扶會蔡廷玉等貶官殿中侍御史鄭詹誤遞文符

至昭應送之廷玉等行已至藍田召還而東還從宣

如廷玉等以為執已送朱滔至靈寶西赴河死靈寶

陝州古桃林地漢為弘農縣開元末改為上聞之駭

異盧杞因奏朱泚必疑以為詔旨請遣三司使案詹

大夫請并郢案之獄未具壬午杞奏杖殺詹於京兆

府貶郢費州刺史費州治涪州江岸因州界費水為

費扶未翻考異曰舊盧杞傳卒於貶所率子上初

云貶郢驩州刺史今從舊傳

通鑑卷三百三十三 唐紀三十三 德宗

靈寶縣弘農縣故城在今縣西南二十里

此謂遣兩省官及御史臺官為三司使使案詹等獄使疎吏翻

卽位崔祐甫為相務崇寬大故當時政聲藹然以為

有貞觀之風相息亮翻及盧杞為相知上性多忌因

以疑似離間羣臣問古始勸上以嚴刻御下中外失

望淮南節度使陳少遊奏本道稅錢每千請增二

百使疏吏翻少始照翻舊志淮南道督楊滁常潤和

後當統楊楚滁和濠廬壽光蘄黃申五月丙戌詔增

它道稅錢皆如淮南又鹽每斗價皆增百錢鹽每斗

而頓增百錢朱滔王武俊自寧晉南救魏州是年

辛卯詔朔方節度使李懷光將朔方及神

策步騎萬五千人東討田悅且拒滔等將即亮翻又

滔行至宗城掌書記鄭雲達參謀田景仙奔滔來

降宗城縣屬魏州漢廣丁酉加河東節度使馬燧

同平章事辛亥置義武軍節度於定州以易定滄

三州隸之以命張張光晟之殺突董也事見上卷

翻上欲遂絕回紇召册可汗使源休還太原久之乃

復遣休送突董及翳密施大小梅錄等四喪還其國

子斯迦等迎之乾下及翻可從刊入聲汗音寒還可汗遣其宰相頡

奚結翻迦求加翻立休等於帳前雪中詰以殺突董之狀欲

殺者數四供待甚薄留五十餘日乃得歸可汗使人

德宗

鄭雲達
田景仙

夷狄亦有此等語言

謂之曰國人皆欲殺汝以償怨我意則不然汝國已

殺突董等我又殺汝如以血洗血汚益甚耳詰去吉翻汚烏

故今吾以水洗血不亦善乎唐負我馬直百八十萬

匹當速歸之遣其散支將軍康赤心隨休入見見賢遍翻

休竟不得見可汗而還還從宣翻又音如字已卯至長安詔以

帛十萬匹金銀十萬兩償其馬直休有口辯盧杞恐

其見上得幸乘其未至先除光祿卿為源休以賞薄怨望從朱泚反

本張朱滔王武俊軍至魏州田悅具牛酒出迎魏人

懽呼動地呼火故翻滔營於愜山是日李懷光軍亦至馬

燧等盛軍容迎之滔以為襲已遽出陳懷光勇而無

謀欲乘其營壘未就擊之燧請且休將士觀壘而動

懷光曰彼營壘既立將為後患此時不可失也遂擊

滔於愜山之西魏氏土地記曰渤海高城縣東北五十里有愜山余按此愜山當在魏州

界近永濟渠陳讀曰陣燧音遂殺步卒千餘人滔軍

崩沮沮在呂翻懷光按轡觀之有喜色士卒爭入滔營取

寶貨王武俊引二千騎橫衝懷光軍軍分為二滔引

兵繼之官軍大敗蹙入永濟渠溺死者不可勝數人

相蹈藉其積如山水為之不流騎奇奇翻溺奴狄翻勝音升為干偽翻

馬燧等各收軍保壘是夕滔等堰永濟渠入王莽故

河酈道元曰漢溝瀾上心云河為中國害尤甚故禹導河自積石歷龍門驪二渠以引河一則漂川今河

所流也一則止濱王莽時絕
故世俗名是瀆為王莽河
絕官軍糧道及歸路明

日水深三尺餘深式禁翻馬燧懼遣使卑辭謝滔求與諸

節度歸本道奏天子請以河北事委五郎處之使疎

朱滔第五故稱之為五郎若尊之然處昌呂翻滔欲許之王武俊以為不可

滔不從秋七月燧與諸軍涉水而西退保魏縣以拒

滔九域志魏縣在魏州城西二十五里滔乃謝武俊武俊由是恨滔後

數日滔等亦引兵營魏縣東南與官軍隔水相拒

異曰實錄六月辛巳朱滔王武俊兵至魏州是日李懷光之師亦至七月庚子馬燧等四節度兵退保魏

縣又曰田悅等築堰欲決御河水灌王莽故河以絕

我糧道燧令白懷光欲退軍懷光不可抱真晟亦欲

死守之賊築堰愈急勢迫會夜乃俱引退燕南記

曰六月朱滔武俊懷光俱至懷光即欲戰馬燧抱真

不得已從之七月六日懷光等擊滔勝之尋為王武

俊所敗其夜決河水絕懷光等西歸之路明日水深

三尺餘馬燧與朱滔有外族之親呼滔為表姪使人

說滔曰老夫不度氣力與李相公等昨日先陳王大

夫善戰海內所知也司徒五郎與商議放老夫等却

歸太原諸節度亦各歸本道當為聞奏河北地任五

郎收取滔見武俊戰勝私心忌其勝已乃謂武俊曰

大夫二兄破懷光等氣已沮喪馬司徒既屈服如此

且放去漸圖未晚武俊曰豈有四五節度兵逾十萬

使打賊始經一陣被殺却五萬人將何面目歸見天

子今窮蹙詐求退去料不過到洛州界必築壘相待

悔難及也滔心明知其事竟絕水放燧等既離魏府

武俊之說亦是

德宗

皆精騎也。馬公遠命平射三百人爭橋以出我軍。故步軍不敗。軍勢大。詔唐朝臣自河南引軍會之。舊田悅傳曰：王武俊以二千騎橫擊懷光。陳滔軍繼踵而進。禁軍大敗。人相蹈藉。投尸于河。二十里河水為之不流。馬燧收軍保壘。是夜王武俊決河水入王莽。故河欲隔官軍。水已深三尺。糧餉路絕。王師計無從出。乃遣人告朱滔云：「時武俊戰勝滔，心忌之。即曰：『大夫二兄已敗官軍，馬司徒卑屈若此，不宜迫人於險也。』武俊曰：『燧等連兵十萬，皆是國之名臣，一戰而北，貽國之耻，不知此等何面目見天子邪？然吾不惜放還，但不行五十里，必反相拒。』按長曆六月壬子朔七日壬午朔，然則辛巳六月三十日庚子七月十九日也。滔與懷光至魏之日，滔營壘猶未立。懷光即與之戰，豈得至七月六日邪？戰于愜山之夜，武俊決水。明日燧等即退保魏縣，豈得至十九日邪？實錄燕南記所載日，皆不可據也。然實錄多據奏到之日，不知戰與移營的在何日。要之必在六七月之際。故但記七月退保魏縣耳。朱滔與王武俊同舉兵，志在破馬燧軍，豈有一戰纔勝，遽忌武俊，縱燧令去，自貽後患邪？直是滔無遠識，謂燧等不足畏，得其卑辭而縱去邪？又舊悅傳云：決河水若決黃河，不須築堰。決水經引，不止三尺，既決之後，不可復壅。今從實錄決御河水，灌王莽河耳。

李納求救於滔等，滔遣魏博兵馬使信都承慶將兵助之，納攻宋州不克，遣兵馬使李克信、李欽、遙戍濮陽南華，以拒劉洽。

使疏吏翻將即亮翻又音如字濮博本翻濮陽甲辰，以淮寧節度使李希烈

兼平盧淄青兗鄆登萊齊州節度使，討李納。又以河

東節度使馬燧兼魏博澶相節度使，加朔方邠寧節

度使李懷光同平章事。前此改淮西節度為淮寧軍，鄆音運，燧音遂，澶時連翻相。息亮翻邠。神策行營招討使李晟請以所將兵北解趙州之圍，與張孝忠合勢圍范陽。上許之。晟自魏



州引兵北趨趙州

晟成臣翻將即亮翻又音如字趨送諭翻

王士真解圍

去晟留趙州三日與孝忠合兵北略恒州

恒戶登翻

演

州司馬李孟秋舉兵反

漢州初置驩州貞觀九年改曰漢

州十六年省改咸驩為懷驩屬驩州廣德二年分驩州復置

自稱安南節度使安

南都護輔良交討斬之

新書方鎮表乾元元年升安南營內經略使為安南節度

使八月丁未置汴東西水陸運兩稅鹽鐵使二人

度支總其大要而已

汴皮變翻度徒洛翻

辛酉以涇原留後

姚令言為節度使

盧杞惡太子太師顏真卿欲出

之於外

惡烏路翻

真卿謂杞曰先中丞傳首至平原

中丞謂杞

父奕也事見二百一十七卷天寶十四載

真卿以舌舐面血

舐面

今相公

忍不相容乎杞矍然起拜然恨之益甚

九月癸卯

殿中少監崔漢衡自吐蕃歸

去年崔漢衡使吐蕃

贊普遣其臣

區頰贊隨漢衡入見

見賢遍翻

冬十月辛亥以湖南觀

察使曹王臯為江南西道節度使臯至洪州悉集將

佐簡閱其才得牙將伊慎王鏐等擢為大將引荆襄

判官許孟容置幕府慎兖州人孟容長安人也慎常

從李希烈討梁崇義希烈愛其才欲留之慎逃歸希

烈聞臯用慎恐為已患遺慎七屬甲

遺唯季翻周禮函人為甲犀甲

七屬鄭注云屬讀如灌注之注謂上旅下旅札屬之數凡七也詐為復書墜之境上

上聞之遣中使即軍中斬慎臯為之論雪

臯為子未偽翻

伊慎

許孟容

報會江賊三千餘眾入寇江賊江中羣盜也自阜遣

慎擊賊自贖慎擊破之○斬首數百級而還由是得免

盧杞秉政知上必更立相相息亮翻恐其分已權乘間

薦吏部侍郎關播儒厚可以鎮風俗間古丙辰以播

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考異曰舊播傳曰播為吏部侍郎轉刑部尚書十月拜

錄自吏部侍郎為相與傳不同疑傳誤明年罷相乃

尚書政事皆決於杞播但歛衽無所可否上嘗從

容與宰相論事播意有所不可起立欲言杞目之而

止還至中書杞謂播曰以足下端慤少言故相引至

此鄙者奈何發口欲言邪播自是不復敢言從干容翻少詩

扶又翻戊辰遣都官員外郎樊澤使于吐蕃告以

結盟之期 丙子肅王詳薨詳皇子也十一月己卯朔

加淮南節度使陳少遊同平章事 田悅德朱滔之

救與王武俊議奉滔為主稱臣事之滔不可曰愜山

之捷皆大夫二兄之力二兄謂王武俊也武俊第二滔何敢獨居

尊位於是幽州判官李子干恒冀判官鄭濡等異曰考

舊傳作李子牟鄭儒今從燕南記共議請與鄆州李大為四國鄆州

李大為謂李納也俱稱王而不改年號如昔諸侯奉周家正

朔築壇同盟有不如約者眾共伐之不然豈得常為

叛臣茫然無主用兵既無名有功無官爵為賞使將

儒厚二字亦官脈也

次相不言之始

悅稱臣於滔

四國稱王

吏何所依歸乎滔等皆以為然滔乃自稱冀王田悅

稱魏王王武俊稱趙王仍請李納稱齊王是日滔等

築壇於軍中告天而受之考異曰實錄於十一月未云是月朱滔潛稱大冀

王燕南記云十月十一日於下營處各築壇場設儀註告天稽首稱名同日偽立為王舊本紀朱滔王武

俊傳皆云十一月而無日惟田悅傳云十一月一日今從之滔為盟主稱孤武俊

悅納稱寡人所居堂曰殿處分曰令處昌呂翻分扶問翻令力定翻

羣下上書曰踐妻曰妃長子曰世子各以其所治州

為府置留守兼元帥以軍政委之又置東西曹視中

書門下省左右內史視侍中中書令餘官皆倣天朝

而易其名武俊以孟華為司禮尚書華竟不受嘔血

死上時掌翻長知文翻守式又翻帥所類翻司禮尚書視天朝禮部尚書朝直遙翻以兵馬

使衛常寧為內史監彼所謂內史監當位于左右內史之上使跡吏翻委以

軍事常寧謀殺武俊武俊嘗斬之武俊遣其將張終

葵寇趙州康日知擊斬之將即亮翻李希烈帥所部三萬

徙鎮許州遣所親詣李納與謀共襲汴州帥讀曰率汴皮變翻

九域志許州東至汴州二百一十五里遣使告李勉云已兼領淄青欲

假道之官勉為之治橋具饌以待之為于偽翻淄莊持翻治直之翻

饌離戀翻又離皖翻而嚴為之備希烈竟不至又密與朱滔等

交通納亦數遣遊兵度汴以迎希烈數所角翻由是東南

轉輸者皆不敢由汴渠自蔡水而上蔡河古之琵琶溝在浚儀縣杜

常寧死難

孟華死節

唐甲

佑開賴道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唐紀四十五
三十一
佑曰漢運路出浚儀十里路入琵琶溝至陳州而合
宋白曰建中初杜佑改漕路自浚儀西十里路其南
涯引流入琵琶溝經蔡河至陳州合賴是秦漢故道
自隋開汴河利涉揚楚故官漕不復由此道佑始開
之上時

尉建興王時朱滔等與官軍相拒累月官軍有度支

饋糧諸道益兵而滔與王武俊孤軍深入專仰給於

田悅度徒洛翻客主日益困弊客謂滔武俊之聞李

希烈軍勢甚盛頗怨望乃相與謀遣使請許州勸希

烈稱帝希烈由是自稱天下都元帥使疎吏翻司

天少監徐承嗣請更造建中正元曆從之乾元元年

為司天臺以今為監正三品少監正四品上掌察天

文稽曆數凡日月星辰風雲氣色之異率其屬占之

肅宗時韓穎損益大衍曆為至德曆寶應元年代宗

麟德元紀更立歲差增損遲疾交會及五星差數以

寫大衍術曰五紀曆至是五紀曆氣朔加時稍後天

推測星度與大衍差率頗異乃詔承嗣等雜麟德大

衍之旨治新曆各建中正元曆少始照翻嗣祥吏翻

更工

衡翻

勸希烈稱帝
建中正元曆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二十七

[The left page is mostly blank with a large, irregular tear on the right side.]

